



升菴遺集

四止

和16
127
4止



16
727
4

大史升菴遺集卷之十九

成都楊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照閱

七言絕句

附六言絕句

聯句

集句

鳥吊山遇雨歸驟雨晚晴即事二首

彌苾河邊水霧濃鶴林寺裡咽昏鐘行人衝雨趨程
急馬似風檣繖似蓬

白袷春衫馬上郎虛傳尺素歌金裝長干斜路殘陽
裡誰見青梅出短墻

蜀花以狀元紅為第一金陵東御圍紫繡毬

明治
月
日
集

爲最

西樓第一紅多葉東苑無雙紫壓枝夢裏東風忙裏
過蒲團藥鼎鬢成絲

送呂曲溪之官呈貢尹

釣璜家世子真官千載清風紹灌壇莫道枳鷲栖百
里滇湖萬頃水雲寬

瑞香花

小屏殘夢暖香中花氣撩人怯曉風繡被堆春胡蝶
散開簾忽見錦薰籠

百日紅

細數梅稍到棟叢一春二十四番風朝開暮落堪惆
悵何似雕闌百日紅

卜居峨眉

峨眉白水舊曾遊六月朱炎似凜秋垂老卜居湏此
地典衣先起看山樓

十一月六日松林感懷

可憐生我劬勞日七十從軍泣路窮此際團圓小兒
女也應思念老衰翁

夏日閨詞

冰肌玉骨自清涼姑射仙姿迥異常清簟紗廚塵不

到只疑身在白雲鄉

新裁白苧白如銀珠壓腰袂穩稱身冰簟銀床肌似

雪有風有月更無塵

紅綃香潤入梅天相伴青奴夜不眠沉醉檀郎呼不

起簾紋如水帳如烟

茵閣芝亭四面風卷簾人在水精宮綠芒金粟蓮莖

短截取田田製碧筒

茉莉花開綠水濱沉檀風味玉精神金荃才子多情

思琢作瑤簪贈美人

象口吹香竹影移綠窻紅子咲彈碁幽花避日房房

歛競勸瑤池冷玉卮

玉椀冰漿瑪瑙寒冷淘槐葉勸加餐休將湯餅何郎

試泥殺金鄉翠黛攢

錦雨初晴月上來金波穆穆晃樓臺塔前咲共嬰孩

戲競捉青蟲落古槐

賽香蘭插短金釵亭下金莎沒繡鞋細雨輕雷池溜

滿咲聽碧樹叫青鼃

蛙吹螢燈鬧夜分紅綃圍玉靜雷紋燒殘四和金猊

冷共看金波洗火雲

畫蒲桃

草龍珠帳起涼颺正是仙翁酒渴時雙玉行盤堆馬乳一泓甘露沁詩脾

日觀蒲桃草聖餘枯藤宛似右軍書美人寫入生綃扇水殿涼風颺翠裾

夜涼寶月上金樞笑倚紅姬將虎鬚莫遣河東獅子覺藤掀架倒倩誰扶

馬乳獅頭不並芳朱明元朔異炎涼芬香津液皆堪賞南北何須較短長

梁使徐君房與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蒲桃味何如橋袖答曰津液奇甚芬香滅之君房曰金衣素裹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詠梅二首

秦國條梅句已豪終南紫閣共爭高宣尼聖筆經題品何必靈均入楚騷

秦風終日有二條之梅
鳩飛鴉止是何年窈窕花神意未然珠樹青鸞來早晚故教么鳳探春先

戲吳菴

曹風鳴鳩在桑其子在梅陳風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唐宋詩人詠梅多矣獨遺此何也湯作二首補之
花駮小市頻上過蘭鷁凝光緩上歸忘却將軍開幙府只憐姹女翳宵暉

三友多情三樂盛一年高興一春忙東籬不是桃源洞賺得陶潛作阮郎

少岷飲客文昌宮折古花見寄次韻

霞跗玉葉紫檀邊仙萼分枝自錦筵
病起怕看花百媚困來惟愛柳三眠

雨中戲簡西羽

君乘木屐勝尻輪不畏泥塗隔雨闌
肯遇雀羅門巷否賡金華味正清醲

留別陳宗魯李希惠

一別灯前十七年紫芝眉宇兩依然
世間甲子那須記海上壺中別有天

詠妓鞋

金為訶子錦為條珍重多情愛護牢
一入檀郎纖手裏白丁香變紫蒲桃

曲曲瓊鈎無限情不論花貌已傾城
南朝天子風流少不使金蓮掌上行

僧鞋為

誰將佳卉擬僧鞋秋日尊前數朶開
陶人種成應未見達磨西去又重来

六言絕句

贈摹禹碑周工

今古三千歲月乾坤第一文章愛爾玉毫
仿佛為摹

金璫琳瑯

題西湖十景鄒和峯家藏戴文進畫

長堤春色

步步天桃穠李行行細草平沙莫問西湖風月古來南部烟花

麴院荷風

雲白山青雨霽烟紅露錄風香囉噴新聲別浦咿啞柔櫓橫塘

孤山梅雪

雪花梅花共闌六出五出難分姑射峰頭夜色水仙祠下寒雲

北陌晨犁

耕候杏花菖葉農寶紅芒白秬若無南畝耒耜那有西湖管弦

南屏晚鐘

莎汀影泊仙槎蒲牢聲震毗沙望裡催圓寶月醉中敲醒繅華

花港觀魚

在藻魚標金鯽襲芳花號菘龍玩隊易逢西子劇談難覓莊蒙

柳浪聞鶯

柳眼翹塵嬌色鶯兒女
去仙衣調舌惟聞洽洽藏身
不見飛飛

三潭印月

淨色碧於僧眼淡粧綠似娥鬟
玉瀾夜卧一塔金樞
晚畫雙鸞

雨峯插雲

靈山羽似鷺鳥吳岫斑如鷓鴣
試看兩高嵐靄渾如
褰繡遺圖吳越王事東坡詩三百年來異人出畫將
錦繡裹山川周益公啓吳山褰繡帳何止

於銷金

巨浸秋波

玄圃樓臺近水醉鄉日月宜秋
萬里島舟鷓棹千重
貝闕龍湫

李仁夫默遊園四詠

犀葉仙郎舊品鶴林神女曾遊
况是蒼山紅紫何殊
瑤圃風流

右山茶樹

膏露宵臨水碧靈風午戛瓊黃
捐佩慵諧鳳律投竿
自坐漁梁

右竹里館

夜月明瓊福地春風香玉洞天
仙圃樊桐何在君家
梅花邠邊

右梅花桐

老去丹青曹霸與來水墨王維金伏朱炎却扇踈簾
清簟彈棋

贈陳松峯

知命不慕乎外歸來樂在其中咲吸三盃菊露飽聽
一枕松風

周儀站贈韓百戶

水曲橫分巴字山歌漸入川腔况逢親戚情話坐殘
街壁星缸

題周昉瓊枝夜醉圖宮體樂府八首之一

南苑霏烟澹彩西宮斜月籠華鳳桐猶擊玉拍羯鼓
未停寶搗

唐宮中異香有名宜愛者因宮中美人有宜
宵者愛之因名山谷以其名有脂粉氣易名
為意可咄哉此羸將老羝也戲作二詩

散花何妨淨名涪翁未免俗情意可豈勝宜愛不須
節外枝生

青奴升作夫人涪翁朽木生春宜愛若參鼻觀臨爐
合喚真真

范石湖蜀中七品牡丹

單葉御衣黃

舟前鵝羽映酒塞上駝酥截肪春上若與多葉應入姚家鴈行

水精毬輕盈嫵媚不耐風日又名醉西施又名風嬌又名玉勝瓊

縹渺醉魂嬌嬈輕素輕紅若非風細日薄只恐雲銷雪融

壽安紅深色粉紅多葉易種且耐久

豐肌弱骨自喜醉暈粧光捻宜獨立風前雨裏嫣然不要人醫

疊羅紅開遲旬日始放盡

裝積剪裁千疊深藏愛惜孤芳若教韶華展盡東風細細商量

崇寧紅

勻染十分艷絕當年欲占春風曉起粧光沁粉曉來醉面潮紅

鞋紅

猩唇鶴頂太赤榴萼梅腮弄黃帶眼一般官樣只愁瘦損東陽

紫中貴

沉沉色與露滴泥泥香隨日烘滿眼艷粧紅袖紫綃

終是仙風

集句

樂龍觀獵襍用選句

行行且遊獵振衣千仞岡命儔嘯匹侶四顧何茫茫
兩兩白玉童飛作紫鴛鴦執手野踟躕賓飲不盡觴
驚風飄白日我馬玄以黃回車駕言邁歸來懸兩狼
霑益餞劉太守與李將軍上太華寺雨不克
同集此以贈

與客提壺上翠微登山臨水送將歸燈前細雨簷花
落天上浮雲如白衣

寺下春江深不流雨微烟暝立沙頭虛疑皓首衝泥
怯擬向山陰上小舟

集李長吉句

龐眉書客感秋蓬老去溪頭化釣翁岩磴蒼苔吊石
髮沙汀眠鷺夢征鴻吟詩一夜東方白曉月當簾掛
玉弓

送人之金陵集唐句

滄溟千萬里落日洞庭西曉楚天蕪合春吳水樹低
江山留勝跡隨處有新題

集句戲贈

柳隘東風一巷斜
暗聽絃管暗看花
青鞋自咲無拘束
五馬何由入酒家

集李長吉句

仙人燭樹蠟烟輕
仙妾採香垂佩纓
一夜綠房迎白曉
玉堂美人邊塞情

聯句

泛滇池歸與簡西巖聯句

掌上玉娥艷雪袖
中金筆燒香升滇海全勝落水襪

波不動羅塵

西巖

來節驛夕坐聯句

窸窸郵亭夜紅爐
坐共煨蛾眉能暖客
羽士解傳杯升苦思將消盡
歡悰已漸催更堪開口笑
短燭未成

灰西巖

緝碧亭燭下粉席話別聯句

金縷歌頭別調新老狂
重醉蘭江春楊升翁斯文雅

會原真率任蒼岷聖代殊恩到隱淪馮定水瞻望五

雲還咫尺韓昞菴往來千里是通津石鴻渚莫辭剪

燭西窻下周緝溪鷄唱行催馬足塵紫泉

十一月二十八日夕遊湖與楊元達聯句

仙人銀漢棹天邊
織女河斜升翁問道前村燈火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華亭山下人家 元達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

成都揚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碑文 墓誌銘 記

勅賜霧中開化禪寺碑文

邛州大邑蜀之望縣也斜江乾溪合流於前鶴鳴霧山環繞於後沃野千里名于三蜀仙佛同源萃于二山鶴鳴二十四洞張道陵之所登真也霧山一百八盤僧騰蘭之所卓錫也今鶴鳴為莽蒼之墟而霧山擅莊嚴之美則又係於其護法演教之隆替也維茲

霧中之山去縣治北四十里山恒孕霧故受斯名稽諸太平之記有浸淫被泊之文徵之瑞應之圖呈赤白青黃之異何止游騰蛇而隱文豹寔見騎荆鹿而乘晉龜啓塞望之三精融為香阜郤左道之五里爰樹仙陀掌繙旁行內典以攷弘明先聞所謂嘘阿耨為旋嵐扇須彌為塵霧即此地也夫斯地也不有寶坊仁祠金剎梵宇孰能主名山而暢幽致乎開化寺者霧中之叢林禪教之總持也相傳西漢時此境時有金色布地玉砌天巒異相無窮庶甿驚罕考之列子稱西方聖人劉向別錄有西方撰集則玉像之傳爰自周昭王世而生于異域金人之夢不待漢明帝時已聞于中華矣至漢永平十六年如建任持則摩騰法蘭兩尊者遊歷所止左晉永和有佛圖澄之孤矧初唐顯慶有僧伽胡之雙修圓澤老宿奉勅接住於南宋之淳熙圓曦都綱 御賜法名於 皇明之正統前之普達耶維焉納星吉同塵梵行俱霑國恩源遠流長遐而尚矣其三足古樾之竒四洲香積之境龍淵壓乎獼池鷲頭媿於鷄足豐碑古刻煥金甃於琳瑯鏤谷劄欵焜瓊敷於巔勢已昭衆見無竦重陳僧伽佛識云此山三百年後兵燹劫空香煙

斷絕七百年後重興建造輪奐復宏則有蜀州江原
廣漢三郡邑吳叟何翁袁子三信士大布檀施以營
寶坊平坎窳剪蒙籠架雙栒通習險規塊比分直繩
甍鼉之場易爲龍象莽蒼之野煥爲丹青梁憲絢粲
俯倒景而共鮮鏞鐸玲瓏靡回飈而獨譟步欄之外
江浦悠然井幹之端雲峯對出鐫卍文於靈陶炳六
字於石闕香燧燭跋夕磬清水月之音睡蓋眇昏寔
唄驚寢鼾之耳聽和音者不撓於寂慮聞異香者自
入於禪薰白足三明住水晶域赤髭四衆坐琉璃宮
初發心者習威儀學無生者得自在信乎至道默存
於濁劫元功必建於康時矣往昔戊戌歲余偕邛州
太守夢山張公紀邑侯吳公興鄉進士王公葵同遊
此地池號明月嶂名青霞石之盤陀海馬亭之四會
三闕薜蘿解鞍信宿橫枕實悅旃檀之元韻不假絲
竹之清音疑有宿緣信非生客也左綿瓦屋高公第
雙流珥江劉公大昌名高儒行深入禪乘元戎栢村
何公卿功成式遏心皈淨林數枉書尺屬以記勦戒
僧真著遠勤不借獨負軍持來徵斯文以垂後觀先
是寺僧自表淨談請于邑侯貴陽楊公允之以爲
此宇乃 聖書賜額之寺非蘭若招提之儔許琢貞

琅庸彫金篆山臺野色詎容杜牧之瘦辭鄂渚頭陀
宜勒簡栖之麗藻其染衣演梵之徒檀施斥貲之衆
審曲面勢之工經始落成之數具于碑陰爰宣魚山
之梵音用禱猊座之頌贊其辭云
兜率迦維十九踰城陶冶滓潛澡練神清一切種智
開覺有情常樂我淨譚化無生五戒三歸七滿八年
唐捐實際阿闍咸傾霧山天作星劫神營壑堵地涌
蓋積香成綸綉賜額開化表名布金紺宇流銀寶楹
龍象蟠嶼鐘鼓轟鉤苦海甘露火宅水精耀斯佛日
永我皇明

墓誌銘

武德將軍雲南右衛正千戶郭君墓志
君諱彬字文質號南峯其先河南封邱縣人高祖福
洪武中以百戶從征雲南遂着官籍至公四世矣父
豫母曰劉氏後以父年耄嗣職會調征廣西府十八
寨陞正千戶正德戊子冬尋甸府土舍安全叛亂羽
書交至撫按兩臺以才選於六衛俾君隨叅政黃公
叅謀帷帳擁兵澆浙而行撫之不可官軍陡劔衆寡
不敵君爲流矢所中馬踣于地矛刃交至君僵于積
尸中賊稍退村氓逃避者聞草間有吟呻聲知為隨

征官乃扶掖噢咻之始獲全相傳以爲更生異事云
創合體健乃復選掌所篆又改署宜良所居無何辭
歸杜門習隱蒔花藥植竹樹性尤好名帖法書或注
永於靈陶運毫黠日夕不倦韻人文士至則一觴
一詠或書古詩一幅或畫水墨一軸有以自適也然
性又介特不參其神契者不交一臂片言武弁有麤
中色厲以飲啖過人自許爲將材君厲色叱之曰此
監廚餓隸尔奴材之不翅何將材也人或以爲過其
人後卒敗官常惡疾而死皆服君之奇識云君爲人
朴直不深城府爽闊罔修邊幅當官欲行志遇事不

辭難巡臺五泉劉公薦舉之曰文武兼濟謀勇皆優
何拘於千戶何礙於邊方乃限于資格竟不至節鉞
人皆惜之嘉靖中有屏徹文廟聖像例而不肖有司
奉行之過或沉之水澤或碎之斧斤卿衮兩湖葉公
藏之於別墅都憲箬溪再撫滇詗知之乃營一室於
滇陽社學且曰此役非郭千戶不可遂以屬之其爲
人可知矣君先娶趙氏繼以汪氏衡州府同知越之
女生子三長曰斗丙午舉于鄉次科承父職亦中武
舉次魁女二長適廣南衛百戶魯俊次適舉人張橋
生成化乙巳十二月二十日卒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葬于金馬山之麓從先兆也某埃罪滇雲獲識君久嘗大書榜予寓堂曰寫韻樓亦箬溪所訂也斗介西嶽簡子狀屬予銘銘其曷辭銘曰有美南峯武而文臨池頽硯池生雲韜鈴緯略育涇分昂昂矐鶴翰音羣誓與疆場淨妖氛齋志竟同李將軍食其艱者嗣有聞豐碑韓蔡夙臚額天望地藏眎茲云

明故太僕寺丞雲溪陳公墓銘

陳氏之先為河南固始縣人入閩徙莆烏石遷水南之塘南發於唐盛於宋有諱仕楚者為侍講逮聖朝某發解第一登甲科復官侍講傳至某幾世而雲溪公生焉公諱光明字道昭考貴曰易齋公贈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再贈中憲大夫雲南知府母太恭人李氏后度人公生甫七齡清英敏悟銳情媚學易齋公竒之擇所模範得梅素李公崇謙林公亦軒吳公悉名師也弱冠已學成進士業同筆研者皆推服焉正德癸酉以儒應秋試董學東泉姚公拔為學官弟子員嘉靖乙酉以第九人中式鏤其試文以奏御焉弟光華復聯登相傳以為科第盛事云己丑列春闈乙科乃以親老就銓選為五河縣學官應聘典河

南文衡無幾何遭內艱繼接外艱制居五年服闋補
台州之太平學復典廣東文衡多拔名士如河南馬
再上禮部竟違厥志辛丑四月擢知惠州和平縣以
去在和平三載考最為巡臺澤山姚公几山野公連
剡交薦吏部特擢南京太僕寺丞蓋殊陟也公性嚴
而和處已威重而接物平泰故所試輒效為庠師日
五河彫劾太平新荆教弛俗靡公甄鎔以金鈞斧藻
以輦轡文風溢如解無荒矣至今二邑稱名師曰雲
溪陳先生云和平故盜區割置龍川未久百度草昧
有李謝二盜渠虎橫行令罔譙呵公至敷惠稜威正
且票召之晡時犇伏衙庇下受令喘息失睇退戒群
不逞各讀刃為良眊邑犬生蹇故和平之境思公若
甘棠焉觀其政教若茲平工可知矣嘉靖壬寅九月
十九日以疾卒上距其生 治戊申七月三日得年
五十有八配孺人葉氏子男三人曰復圭時曰復盤
不祿曰復禮女四黃一李宗熙林棐其婿也次幼在
室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某原公之弟竹莊公
為雲南郡守狀公之行謂公事二親孝母氏晚苦痰
林公迎拜醫嘗藥不入內寢及初喪訃聞一慟幾絕
父卒亦如之教弟有師道以文字相論訂切摩則悃

然友也篝燈連弟幾二十年馬韋姜肱無多讓矣已
丑春試夜者害占弟得嘉夢未鷄而起撫掌曰吾弟
登第吾復何求及揭榜果符寤語迂賀客欣欣如已
得無幾微失意噫難哉其恩矣嗚呼觀其孝友如
此故施於政沛然也竹莊公之守雲南明允威信為
天下良牧之首古之大小馮君三駘鮑氏無忝焉不
謂政譜之有自哉以走從逸史之後屬為銘詩如左
八閩之國無諸葉壺公蘊靈文以曄南金東箭衆紫
紘誰昔然矣迥以接有美雲溪儒纓業弱齡學耨而
德獵駿發鴻名穿楊挾芹藻桃李政教協翠黃雲錦
天廡寔蜚聲騰茂在睇睫命也不淑逢中菽六翮半
豹歸馬鬣遺愛有棠頌有頰柰何乎公窅且嶮靈陶
鏤詞昭幽浥利其嗣人暉霽霽誰之云者青烏牒

嵩尹其左山墓銘

膏之沃光之采華之燭實之縛繫公族絲周錄荆荼
璞金川玉駕巨輦之牙于葆蒞璫醴榮祿懸車趨掛
冠速孝以竺服初服幽貞躅返冥局詔以告昭宰木
藟松榻鹿罔卑

麓泉周公墓銘

衆所役役公曰息只公所汲汲衆曰聞只獨行負俗

升菴遺集 卷之二十一
世罔識只勒銘靈陶詔後晰只

記

蒼潤軒記

秣陵盛子仲交不遠八千里因玉泉陳公竦蜀寓書于走云泰居近冶城本闔廬冶鑄之所王謝登臨之地也家有小軒衡山文翰林題曰蒼潤以泰愛臨摹倪雲林竹石取沈石田詩筆蹤要是存蒼潤墨法應須入有無之句也四方名賢題詠頗多禎為卷軸願先生為我記之余謂竹之號蒼潤其義廣矣遠矣詩曰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易說卦震為蒼筤竹左思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皆狀竹之色也夫正色間色合為十而曰綠曰青曰碧曰蒼竹一物而四色具青綠若碧擬其生且長也至蒼則老更成矣比德于玉亦象此四色青為琦玕綠為璵璠碧為瑱蒼為璧玉之與竹其色均而蒼之義備矣孔子答子貢問玉曰孚尹旁達信也今註孚尹皆訓正者甚謬稽之疏家字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皇侃云孚或為隻言玉之白如女膚筠言玉脂如竹膜元稹出門行所謂剖出浮筠膩白珩無顏色是也玉之况竹其澤同而潤之義備矣君子之取諸物也非徒目

玩意怡而已彼必有所合也視其外而檀樂婢娟君子之文以之視其內而虚心勁節君子之德以之仲交爲人雖未傾蓋見其詩而神交久矣以掇其華撫其實名軒之義廣矣遠矣奚翅雲林畫石田詩哉旣訊諸玉泉公而然書以爲蒼潤軒記

榮昌喻氏世德阡記

喻氏之先本豐城人正統中始移江右之籍橋籍巴南之榮昌因家焉奕世樹敦潛煒弗耀而啓止發祥基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己酉冬刑部尚書月梧喻茂壑懇乞休退得 溫旨致仕全歸又數載歲在丙辰

乃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啟慶公神道碑銘其文月梧公自製也敘其遷徙塵里生卒歲月寔宓兆寤雲仍繁衍詳且備矣以慎三榜同年屬以楹緒言慎也諗聞鄉評喻氏世德然然唯唯洽于維桑口碑乃齒世德阡記按登科錄尚書公曾祖曰宗祥墓於豐城鄉曰豐西祖曰志善父曰洪深母氏曰姚公始由縣令徵爲御史出爲大郡歷布按司陟晉卿仕三十九年而以八座歸屢封三代如公官曾祖妣祖妣及妣皆封若贈爲夫人可謂極榮而異數矣公配郝氏繼吳氏若封並爲夫人其誥勅之詞神道碑略具茲

不重出也嗚呼金紫之服千鍾之祿見其後矣又見其先也見其位矣又見其德也匪為之先莫以啟之匪為之後曷以嗣之月梧公敷歷中外斤斤其明濯濯其聲至為司寇則秉直持律經德不回當字知之雲霆之下屢為霽威其歸也實以執奏底劉鼎臣之郵君子之論曰陶唐之禩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隣嚴而辟仁時也比之於茲代則堯曰殺之三臯陶曰宥之三震耀而煦育亦時也或行或尼時揆道於法寔無憾矣然則喻氏世德在前而位發於公公之所建立若此又將詒之子姓耳孫聞裔無窮矣慎固夙從太史氏後庸無直書乎乃為之銘詩曰岫岫者山或棗或巒有基墉立厚下宅安林林者水或源或委流之斯川滙之斯沚天寶物華發為名家爰遷昌元龍光其餘綸綍賁禔煒耀宸栢頌諺是碣過軹必式徵之蟬嫣水山罔愆于以篆之世德之阡

溧陽社學記

社學之制何始乎朱子所謂三代閭巷之學也里門謂之閭門側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謂之上者士為庶老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班固食貨志曰里胥平旦坐于右

塾鄰長坐于左塾蓋古者二十五家而為閭巷為之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于此所以教之耕也然有時焉耨鉏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則餘子皆入學在日為改歲入此室處之時距冬至四十五日至立春土乃脉發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始出學傳農事立春以前則上老庶老之教焉立春以後則里胥鄰長之教焉蓋君師之責交盡而富教之政兼舉矣後世王宮師氏虎門之制湮也久矣國學尚有鞠為園蔬博士有倚席不講而况里社之遑乎此文余為中丞顧公作未及刻石今記其畧于此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一

成都楊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記序

龍泉項氏祠堂記

項古國名也春秋之世拜于魯國廣明之亂避地江南今龍泉項氏是也宋時有諱仲深者仕為秘書監幾傳而至振宗仕兩浙監運司袁部塲丞元吳文正公銘其墓為今四川參相漁浦公諱某之八世祖也上世以來子孫繁庶食指不下萬自宋竦元歲時合

族以祭顧未有祠每祭則以族相遞後以道遠居則
赴或爽期實繁旅酬或不周給始各享于寢咸以為
憾然祭雖分而慶吊則往來如織也景泰中議立祠
不果成化中再議立又不果正德初復舉前議事幾
成以旁縣寇發垂成而止至嘉靖丁亥春祭隙燕毛
者臚句諗于衆曰先世欲構而不堂非孝也不為非
義也不力非勇也於是合喙對曰唯唯鳩金將百流
出息遂倍至千丁亥始之營之辛卯落之成之中為
堂曰惇敘後為寢曰永思為樓以藏誥勅曰寶制綽
楔曰頊氏家廟舊祀止高曾祖而今以泝高而上譜
謀詳明故始于仲深秘監雖于禮未盡協而義可以
起孝子不匱之意也祠成漁浦公屬慎記之慎惟銘
旌紀樞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
孝敬想像著存自上天子下達士人皆所以廣孝也
孝必依于禮禮必起于義嘗稽許叔重五經異義云
鄉大夫士有主否答曰非有工之君不得祫享昭穆
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敢吁異哉漢儒之迂
迂也非主神曷栖而無享鬼不綏而異哉漢儒之迂
也吾折衷於程朱焉程子之言曰高祖自有服不祭
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

子齋遺集卷之二十一
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亦湏如是朱子曰程子
之言最得祭祀之本意今雖庶人家亦祭三代不可
謂之僭嗚呼斯言卓矣慎又接漢儒無主及廟之言
蓋誤認古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
廟之說也然古之所謂廟其規模甚大如所居之宮
非如今人以一室為之也又禮曰士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廟之制大矣非限之始弗立也程其力之足以
立而已祭之品豐矣非限之始弗祭也量其才止于
薦而已故曰禮本人情力不能為廟則于寢可也財
不足以祭則薦可也由是言之則項氏自高祖以上
譜諱明徵其可廢而不祀乎不祀於廟越數世有不
識其先者矣如是而曰禮云禮云禮豈俾人忘其祖
乎余是以知項氏之祠也繼絕表微酌古准今與仁
廣孝行一物而六善備焉作項氏祠堂記

海口修濬碑記

譙允南巴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凡
九十九竇滙為昆明池其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
流故名曰滇池漢武帝欲開嵩昆明聞有此池先於
長安選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今其名跡可覆悉如
志言而漢唐歷宋叛服叵怩婁闔復塞入我 皇明

大一統百七十年九州同軌四海一家荒服之區化
比畿甸矣昆明池近在雲南治域之外環而列城者
州以安寧昆陽晉寧縣以昆明呈貢歸化皆邊昆池
土人亦稱曰海在昆陽州地名曰海口實此地之咽
嗑盈涸因之水旱係焉濱海澤田或遇涔澇之歲浮
剛沒啻私蕞澹淡徒飲鳴鶴弘治中巡撫都御史應
城陳公金始為開濬之役有記勒於碑嗣是歲一興
役謂之小修正德間巡撫都御史安福王公懋中副
使崑山史公良佐繼之始扣子河乃嘉靖戊申至庚
戌天雨洽旬水大至盤盪激而成窟消溇溧而為阜
則石龍阻流而成硤黃泥填淤而象輓海田無秋矣
澤眊及滇之仕宦歸田者相率陳於兩臺於是巡撫
都御史吳興顧公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公應箕總
戎都督古濠沐公朝弼集議於藩臬諸司而右布政
使南昌劉公伯躍總辦護其事劉公與叅政南充譙
公孟龍泰和胡公堯時叅議晉江王公特儉按察副
使烏程張公永明長樂林公恕僉事澤州孟公霖內
江劉公望之都指揮僉事重慶耿公垚成都陳公繁
躬往閱視維時南至屆節東作未起乃扳命雲南府
同知孫衣霞給餼餉通判胡嵩桂士元安寧同提舉

姚文昆陽州同知詹法登亂之其分役諸末職照磨
典史驛丞河泊巡檢千戶百戶義官而下凡廿人有
差經始於己酉十有一月望後三日癸未是時來庀
役者夫僅七千而餘廿五日庚寅我肇工子河至十
有二月庚戌扣子河成其鬴水大壩工繁未愆乃先
築少壩於子河故堤廿四日己未為土人星回節少
壩成乃暫休百工越今歲庚戌十日乙亥而庀役丁
夫至者滿一萬五千分委諸末職授斛賦隄偕手競
作乃濬大河斲石龍潭初醜子河南曰平定鋪至於
白沙河又至於白塔村又至於沙駟穉又至於新村
再至於大河南堤之新村再至於北岸之沙駟村各
以石緻川廉而凍窳其中為洩水之壩柱九座壩各
存水窻俾礮礫漂沙不衝塞焉其鬴水大壩成於仲
春下旬乙卯乃併啓少壩而它黃泥灘復自茶卜墩
下匯子河故濬新築陡籩編篁析葑囊石懷壤如蜀
之湔堰昇於蛇籠之制以埽綢淫波若黃河輒灘嫩
堰法蓋其礮欄障汜迥影襍道自耙齒山場沙水引
入子河以蠲黃泥灘之患辭計始漢厥以逮石龍壩
以丈算者三千二百有餘落成以三月己卯大壩礪
焉放流下安寧富民而濱海環滇者澤口出海心西

矣風田漣漪並靈河九里之潤月墮清泚無濁涇五
斗之泥綠薄青葑若踴躍而來白沙丹疇狀奮迅而
出是役也允如前記所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
者不永寧嗣是則歲之小修可免匪惟濱海得佃其
田仍其力而環海衛所州縣若雲南六衝撓登屯戍
之籍以及安寧易門兩守禦所安寧昆陽晉寧嵩明
新興之五州若昆明歸化呈貢易門羅次六豐三泊
宜良之八縣皆畿有息肩之慶矣若溪顧公石海林
公二公之功於是為大而羅公經畫始終之勩及諸
公同寅協公大佺元吉不可誣也先是總戎都督雲
南公或過之暇尤垂意茲事偕箬溪公出宿海口
且蠲其膏田若干頃穿為溝墮而不惜又和衆豐財
之盛心也兵備副使宜賓郝公維嶽山陰周公浩萬
安郭公春震武昌李公維提學副使永寧趙公維垣
或屆期而適至或時眎而贊襄皆聿觀厥成也役成
當有樂石之缺以垂久遠箬溪公猥以屬博南戍史
楊慎綴辭焉公蘊緯文大略開物宏材而於古人曆
數如張平子郭守敬無多讓焉平子之修南陽清
水十二壩流有陽鐫之碣可比守敬修北方水利載在
本傳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慎嘗謂不精義不能

入神不入神不能致用公其有焉石海公文獻世家
激楊雄斷天贊令圖人與成能易之裁成右民書之
協心同道公其有焉繼顧公者雪灘胡公奎繼林公
劍門趙公炳然期期竝諫克成厥終宜鏤靈陶銘示
無極

易潰躄亂莫水大也人於其間鵝鵝載也萬寶千倉
咸水賚也浮邱沉隴粵水害也燮理之方惟人賴也
維滇有土荒甸外也池以昆明寔襟帶也周環三百
涵漪瀨也田於何所澤潯派也涔雲波水則壤壞也
喙腹待哺眇且眦也哲匠奠邦職以怪也事不避難
職思屆也役不再藉潤南戒也行險而信游至卦也

山山栞谷啣彼閔也我行其野懿經畫也髮河醜流
若綦邇也嘉樹則里薤管蒯也脉聯膜轄井喁艘也
自今以始三登快也澆池陸澤星畢灑也華黍芳秬
威穀稗也霽迺齊榜欣擊汰也葭贊藿森逮蘇殺也
左食右粥公遺愛也東阡西陌喙無竭也蝸髻鶴髮
欣聖代也上章闍茂月采艾也礮石陞山碣彼埭也
吮丹鐸詩禁勿沫也

何氏橘樓記

橘樓者榮昌何叟居也先是健齋冷公綴以是名許

為記而未果後三十餘年健齋公之嗣人漢池公偕
何叟以請于余余因問叟曰江陵橘洲其名木奴歲
收其直倍于沽諸子願是乎叟曰是利也正未之敢
以喻也不然則漢臯之曲弄珠遊女懷橘與柚詒鄭
交甫子慕是乎叟曰是媒也正未之敢以聞也又不
然則商山之橘其大如困剖而分之一主一賓對奕
其中歎不深根叟家鴉山有着棊人子嗜此乎叟曰
是戲也正未之敢以信也余曰我知之矣楚辭之橘
頌蘇仙之橘井一則像比伯夷一則道崇上池子之
願之慕之嗜之必是二之也大叟避席曰屈子日月
爭光正不敢擬蘇仙煙霞結習正也之業所望而未
能也余曰是則然矣世徒知橘之說昉于蘇井而不
知其事遐而尚矣叟不聞伊尹之言乎曰箕山之東
青島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可充籩實
可入湯液又不聞列子之言乎曰吳楚之國有大木
焉其名曰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與汁
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向北化而為枳是二
事不在蘇之先乎夫伊尹者鑿之祖也列子者道之
宗也橘之興物而比象精義而利用無斯為大矣以
茲名樓無以易已漢池曰詳哉言乎玄哉指乎請遂

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一
書之以為何氏橘樓記

趙州雲南縣重修寶泉壩碑記

水為五行首厥利亦先彼四行天文有羅堰之星神禹啓溝洫之制而建置於周官詳矣至春秋之孫叔敖戰國之史起秦之李冰漢之文翁獨以興水利名續於史而晉魏以下循良代有人焉雲南在禹貢為梁州域而或分或合至國朝始列為十三政司教養之法與中州等涵泳薰陶百捌拾餘年矣邑於洱水蒼山之間曰雲南地平衍而乏水泉去邑西北二十里也曰遼峯塲環立四山中涵三巨浸滇雲之地得水即名海故亦稱洱海其源深長其流散瀼景泰中憲副麻城周公鑑叅政連江趙公雍之始命修築為堰以畜縮水而時盈涸之以水旱為節焉大學士彭文憲公記之詳矣歲久傾圯于是整飭瀾滄姚安兵備副使嘉州棠山任公肖齡奉 聖書開府于茲城乃據學官弟子趙應期楊廷玉所陳言檄下趙州守桂轂知雲南縣事向希武請于巡撫都御史杏里王公曷洎巡按御史右泉吳公翰詞皆同允之曰民事不可緩也堅緻是思經久是期于是遂命桂與向兩州縣長及衛指揮李柰知事王文中千戶鄒一元百

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一
戶張誥土舍楊璉上則綜理次則分役而軍民五萬
八千七百餘並手偕作刻期如素修築古壩上下二
座曰下座方廣十有八丈高三丈五尺曰上座方廣
濶厚共七丈五尺高一丈五尺龍王廟一區碑亭一
楹經始于嘉靖戊午孟冬落成于己未仲春可謂事
簡工侈財縮利饒矣是役也棠山公寔始終之用天
分地斥古振今縣人咸曰不可以無紀乃托趙生應
期來滇海高曉力强衰朽秉筆篆石棠山公起家進
士入翰林出守太平郡文譽政績歷歷在輿論而雲
南縣學校又鼎新震曜士風彬彬濟濟倍昔文以水
利著故不悉云

體菴記

古者倉頡氏之制文字也以豐从骨曰體豐即禮也
故傳有之曰禮猶體也語有之曰立於禮所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非禮不克體之為字从骨於豐
其義如此先聖之闡文弘道開物成務精矣哉孔子
演易文言之首曰元者體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夫人之一身其體衆矣而元首為之長故曰元者
體之長也世儒昧此乃改為善之長韞矣曾子親傳
于孔子者也其言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師于曾

子而祖述孔氏者也乃衍之為言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其生色也粹然見于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可謂曲而中語而詳者也然則入之有要乎曰有宋儒范俊不云乎君子存誠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由上古倉頡之文以及孔子曾孟之傳于宋儒剖析幾微豈不同條共貫乎吾蜀邸六葉賢王殿下以體菴名讀書之堂大哉睿教令說其義碩脊陋何如仰惟我太祖高皇帝之

建

親藩也名其宮居之四門東曰體仁南曰端禮

西曰遵義北曰廣智夫東之為方發生之首也名之曰體仁即孔子文言之旨乎以仁為體則禮者仁之昭也體仁而禮可端矣義者仁之制也體仁而義可遵矣智者仁之辨也體仁而智可廣矣聖謨嘉言所以垂示聖子神孫者亦可謂曲而中不待語之詳矣惟我獻祖開國天下諸邸稱賢者以為首若漢之河間東平有過無不及者世世相承仁恩之洋溢禮制之昭融孔曾孟之著於經傳者昭合若符節今王又從而重光游新之前啓後承所以為本文之重磐石之固豈不原于體之一字乎其也何能

贅附于前聞請摘宋儒范氏誠敬二言以應 睿教
云

衍道文儒原曾先生祠記

衍道文儒祠原曾先生顧公愚也祠匪以位以道也祠有祭酒安福鄒公守益御史大夫應城周公琬御史出守蘇州濟南金公城三記儀曹長洲陸公師道一傳通政太倉張公寰之行狀而請祀諸瞽宗者蘇長吳三學官弟子陸應澤等言也亦既明且盡矣祠之榜曰昭德又曰濂洛遺儒又曰明學開先又曰正學高賢而公之四世孫曰存仁起進士為諫以書萬里來屬某謂衆論人人殊請定于一至再而大方伯木涇周公又數數以為言乃僭擬四字曰衍道文儒并著其說曰道之原出于天而成于孔子子之言曰道之不明知者過之道之不行賢者過之由是以言道者中而已矣非立已于峻高自標榜嚴立宮墻而絕人如敝屣土苴也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繼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之訓路也人所共由道之訓本如是而已漢太史公作史記傳儒林遠遺游夏之文學而近漏董子之明道正宜如其說也以誦說為儒而視道儀毫而失墻矣

班氏因之范曄因之而於儒林之外又增文苑如其說也以華靡為文而視儒與道又差毫而謬千矣唐昌黎氏著原道足繼孟子而不立道學之名道學之名自宋始作史傳道學之外又增儒林文苑是又參而三之幾乎多岐而亡羊矣嗚呼道也儒也文也豈有三乎魯國之儒一人歸之孔子儒可輕言乎其餘儒之服而已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純乎天道文王之所以以為文文可輕言乎孔子欲紹文王而曰斯文在茲不得其解者云不曰道而曰文為謙辭史臣贊堯舜禹豈為君謙乎如其說也是文之靡而已又駢拇而枝指矣然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儒有君子儒小人儒文有經天緯地之文而亦有勝負則史之文不當生凶之文矣學者審其是而已世至胡元晦盲否塞甚于五季之衰而容城之劉魯齋之許草廬之吳三公如群醉之獨醒寤寐之守蠶矣原魯公聞風興起尚友師古為吳中理學之倡其批注經史不泥成說蓋其習是勝非折衆淆而質諸聖道之中且的矣憑几剗穿遺跡尚存簡端之書字如米粒畫如毫髮豈性中自信者鄙游藝為玩物之流乎惜乎其後嗣畏法憚事悉毀其遺言無以考德昭

信爾雖然楊子雲稱李仲元為世師仰之若星鳳而
言貌不聞于圭里後漢黃叔度言論夙旨無所于見
而泳其涯涘若汪汪千頃陂然則三吳之仰原魯公
亦猶西蜀東都之仰李黃二子者乎故特以衍道文
儒表公之里得吾說而衍之道術不為天下裂自今
其始知慎者其惟茲言乎罪慎者其惟茲言乎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二

成都楊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序

易象旨序

伏羲作易有畫無文蓋造化之圖堪輿之鏡也易之
名取諸廬壘象之始也文王係卦曰彖彖之名取諸
茅犀孔子之作傳曰象象之名取諸巨獸而義則想
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又曰立象成器又曰
象事知器又曰制器尚象象也者易筮蹄也陸澄云

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因之以象數為宗王
弼出而象之說廢矣李鼎祚云鄭玄多參天象王弼
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于天人哉宋世程子之傳專
王理義而朱子本義兼論象占其曰本義蓋易本象
數而兼理義學者不可廢一也然朱子本義之象亦
略舉其例而未罄其說吾友南沙熊子叔仁作易象
旨一書兼取諸家之說多以象數為主亦鄭公朱子
之遺意也而引伸觸類既本易之蘊而摧陷廓清焉
而繼絕表微焉而條貫葉入焉視房審權李鼎祚王
應麟齊履謙諸家可以序鑣並馳擇精語矣或曰今
之易傳義也已足矣何以復有異說也是不然經猶
鳴鵠也一人射之不如衆人射之有一之或中也若
守殘而固執以一而廢百是漢人膏肓墨守之習宋
代黃茅白葦之陋也豈所以望于通儒哉

堽戶錄序

余性畏暑而便樂冬頃甲寅歲居江陽淫雨自七月
至歲終而余未嘗衣制乘櫬也蟄窟蝸廬時以簡冊
自娛夜亦篝燈欠伸昏眊乃止遇有積疑滯義聊一
書之不覺成卷帙有輕言諷說謂之曰升菴不過抄
撮舊說商量唐宋耳有愛忘其醜者又解之曰無古

不成今否則杜撰也余豈容必於贊毀哉春暄日修
乃彙而書之命曰墜戶錄云

楊氏卮言序

伊川先生謫涪州日所居名注易洞先生嘗曰今之
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
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
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日月即是天地
之一靈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不能作惟有補緝
聖人遺書庶幾有補尔慎也莊誦此言以為先得我
心之同然適居湏雲歲久日取古人載籍而繙閱之

時見一班遂用筆之性命之談經傳已備言之祇為
屋下之屋耳惟刊謬正誤或庶幾焉其中若尚書在
治忽為七始詠之誤考漢書樂志及王朴樂論而始
定五時配六氣春規夏準中央繩秋矩冬權衡稽其
石星經而知淮南子素問之誤又自古六壬之占以
甲乙配青龍丙丁配朱雀戊己配勾陳庚辛配白虎
壬癸配騰蛇或疑玄武無位乃以戊配勾陳己配騰
蛇而讓玄武於壬癸似矣不思騰蛇屬水何以移于
中央之土必論其當以壬配騰蛇癸配玄武二物皆
屬水而冬居其二亦猶器之兼權衡貞之有二德卦

之名習坎人身之腎藏有二也此雖小節實亦關係
至理走年及古稀病膺衰颯矚目言動旋踵遺忘乃
粹錄成編以俟知己若曰糾先民之積謬振往古之
重疑則吾豈敢

王氏家錄序

四川臬司憲伯樂湖王公喬齡示慎以其先世譜牒
題曰王氏家錄凡六卷一卷為原譜及宋文正公旦
遺事二卷文正公及懿敏公素尚書公質太常公靖
寶文學士公古龍圖公震廣安公輩傳贊墓銘三卷
為南譜北徙而南也始工部尚書公侯而下四卷始

國子司業公速而下有差附以家塾訓語五卷為遺
像六卷則古哲時賢琬琰之詩岡陵之祝朧焉於是
狀元高陵呂公柎御史大夫恭和歐陽公鐸學士蒲
圻廖公道南序之詳且盡矣樂湖公欲慎綴一言於
末簡蓋以慎從事史局已久譜牒亦史也按古昔世
本家乘王氏二十一望曰太原曰瑯琊周靈王太子
晉之後也曰北海曰陳留齊王田和後也曰東海出
自姬姓曰高平曰京兆魏信陵君後也曰天水曰東
平曰新蔡曰新野曰山陽曰中山曰章武曰東萊曰
東阿殷王子比干後也曰金城曰廣漢曰長沙曰堂

邑曰河南凡二十有二而漢復姓五氏不與焉今茲
之譜錄則子晉之後無疑原譜所收纖悉罔遺矣慎
考莊子有魯之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班史執
文志有鬼谷子居鴻冢實今之青城或云即鬼臾叵
姓王氏乃廣漢之先而神仙玄鑑云鬼谷姓五名詡
詡字音纏音義乖躒篆籀不收此二條原譜弗載者
以莊生多寓言而神仙渺茫不欲傳疑於後人蓋謹
之也可謂傳信之的焉嗟乎譜牒之墜久矣即王氏
二十一望惟子晉二望有傳而餘皆泯且泯焉則在
其後人之崇替也樂湖公儁拔早譽雅節堅特將正
學紹銅川龍門之風相業斥魏國文正之統又鴛茲
譜七卷之開先慎也何辭能贊乎特大書歲月以為
後賢述作之一證云

贈大憲伯見峰劉公入覲序

粵嘉靖戊午霜月之律皇極之日蜀大憲伯見峰劉
公入覲同寅諸公設祖筵于錦江東澣是會也以
為多文辭時則噦噦鳴鴈旭日始旦有首賦滔滔江
漢南國之紀者酒一行酬酢離立曰維江與漢咸出
岷嶓其朝宗于海萬里而遙臣之朝君公之用亨象
之今當大比獻賢書名士隨計吏公寔為興文之首

臬非公以人事君之績予定之方中材焉是掄外選
內真藩液不行役不愆素工師交喜構明堂占大壯
頌斯于公寔經營區畫之已成非公益與時行之績
乎繼而白日中天朱旗映川有誦杜工部羣公餞南
伯肅肅秩初筵之詩酒再行又酌卮葉拱曰上請減
兵甲下請安井田正時湏之策入告之謨公行見之
矣已而歌闋宴闌巾車脂轄有誦韓吏部天星牢落
之什酒三行溫克拜手曰輔弼近臣有虛位公今此
去何時歸於春江董公 吳公命慎紀其事書之冊
維公在蜀則福在吾鄉一方公升于朝著則福在天
下而蜀在其中矣况蜀自唐宋為宰相徊翔之地若
唐杜黃裳李德裕宋張忠定趙清獻數之更僕未可
終而公碩德偉望表表士林何能贊一辭于贈言以
慎昔忝泚筆蘭臺之末為金匱石室之乘韋先而紀
忠定清獻之績於方志焉

壽禺山張愈光七十序

禺山先生張子愈先生于成化庚子茲嘉靖庚戌蓋
七袞有一矣而齒壯髮玄眎燭履健日坐明詩之臺
泛涵艇之波或臨雙塘或陟霞嶼興至而歌豪志熙
而賦就史稱李百藥齒宿而意新身老而才壯宋陸

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一
放翁年八十有七猶日課一詩以公方之不啻及之
詩人之壽古今茲鼎足矣夫人情莫不願壽而長生
之說孰不銳情到心徒有規磨之說未奏菴芒之功
若吾禺山於養生引年之術餐玉還丹之伎未嘗談
于吻而惑之則與李公之自幼饒疾以百藥自名陸
公旣云慵服氣慵燒丹不妨青髮戲人間又若合符
者是不增異哉愚知其說矣莊子有言善養生者不
務生之所無以為郭子玄解之云生之所無以為者
分外之物命表之事也去此二累孔子之所謂靜孟
子之所謂善養是吾儒自有長生之道而彼陷溺于
凝鑄戕性于九一者皆分外命表之事物也吾鄉晉
有范長生著書翼經稱蜀才者年百五十歲宋涪陵
譙定深於易年百三十猶橫經授徒若唐李元爽百
三十六與白香山倡和竇公初為魏文侯樂師至漢
文帝時二百八十歲獻樂記之文皆載在史傳非列
仙虛無之傳敷落無稽之籍由是觀之吾道自有長
生之道叵求之異端也禺山於勢榮世味無所染於
四始五際之外無所好不近于儒仙乎請以是說為
吾禺山壽先生其自信自養越李趙陸而躋譙易范
以豎竇豈可量哉書以俟之

壽地卿桐岡葉公序

嘉靖甲午冬慎薄遊勾東與地卿桐岡葉公應期邂逅焉假館又連牆晨夕焉相與汎新湖尋岩洞登南山栖指林時客有談熊經鵠息之術餐玉咀瓊之法者公不然之曰吾方脫屣名場以遂閑適正厭多事也乃從爾為長生轉多事于宦途矣吾暇乎哉吾徑庭其言曰桐岡子有道者也客退公問走曰余方厭世之學道者而子以我為有道豈有說乎走曰仙道非吾道也其說長矣姑勿論吾雖執戟而獲與子脫屣遊方厭簪組之煩而得山水之逸有導吾以學仙者老狂必唾其面子之言有契余衷是以徑庭其言而脗合之深矣別去又十五年復遊勾東再昭公則齒髮猶昔也步履猶昔也吟詠刻燭必夜分焚枯酌醴必引滿又殆勝相逢十年前者噫子真有道秘不余告哉公曰孟子之養氣勿助長漆園之引恬戒益生余有何秘噫是真有道矣世之所以戕生者以其生生之厚而漠然無營者乃所以頤天和而介景福子其儒仙乎自是別去又二年會今年孟秋月日值其懸弧其姻林潭劉子孔華方謀所以祝其壽者或以前言訊之來請文以賀慎曰公既幾於道矣壽於

賀乎何有雖然歷觀古書傳所載以方外異術求益
反損者多矣澹泊而獲康強寧靜而履逢吉由是而
之焉如譙定之百二十齡李元爽之百三十六皆可
躋矣是無籍于方外異術而致公亦今之譙李矣遽
不有關於鄉評世教哉是可賀也已

送司馬箬翁顧公序

代作

吳興箬溪顧公奉 璽書以御史大夫來巡撫雲南
實辛卯之歲維時愚也方在髫鬣時則先君敏靖公
得從公事承公之教無幾何公以家艱歸吳而先君
棄不肖先兄恭熙公嗣之戊申之歲公以 朝廷求
舊起而復撫滇雲愚也承乏嗣先兄之位得瞻公之
顏範而公以世講之誼不少少而匡之直之不庸庸
而教之誨之方幸得依大方之範圍為弱質之依而
公以 簡命陟少司馬南行公之此行將入相 九
重分理萬幾愚也株守荒甸蓬心望洋詎有相見期
乎則依依乎望仙塵當倍于常情者矣敬令畫史繪
圖題以滇湖世誼以附昔人贈言之為若夫公之勛
業在滇人之口碑有司之郡乘士林之傳詠行且勒
鼎彝而昭旂常播宇內而傳信史者愚也雖更僕遽
數之曷能終其功哉

賀龍山張公陟雲南藩司左轄序

慈湖龍山張公起家進士筮仕司諫直如矢不變塞於有道貞而孤以左遷於久淹起廢亨衢漸進藩屏于桂林于貴竹去親舍遠于太行之雲喜親壽卷于九齡之日每軫靡鹽之憂恒切望雲之歎其遷滇雲右轄去家萬里益重陟岵阻之思以深將父將母之念某於高泉謝公壽封君朴菴翁文徵之矣文辭紆徐委備曲為寬譬而龍山公之懷未慙驛也惟異移陟近江湖地以過家稱觴乃嘉靖戊午冬得邸報遷雲南左轄滇隸遠方官屬士民無不以暫留福星為幸且慶而於龍山公之懷益未愜也諸公屬某賀且解之某請誦所聞以復韓昌黎之言曰雖有離憂樂也雖在膝下不樂也斯言近之然猶以尋常之情度也詩之詁曰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斯言盡之蓋以聖賢之道槩也高泉公所謂親之愛其子無窮已生也望其賢賢也望其仕而貴且顯斯言即昌黎之言也矧子之能仕父教之忠高泉公所謂龍山所以為翁壽者在不朽之盛事以奉訓順志即詩詁之言也某也雖有啄三尺胡能贊一辭雖然方伯去臺省之位近咫尺之類一轉移間不夙則夕金馬碧

鷄豈能久稽父昌光景乎又高泉公所謂仕而貴且顯常相依而不相遠骨肉之至情也則公義私恩兩得之矣高泉曰然諸公皆曰然某也輒勦說雷同以為龍山公賀且以為解淺陋不文不敢辭也

安寧邱氏族譜序

邱姓出吳興河南二望應劭風俗通云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于營邱支孫以地為氏元和姓纂云漢平帝時有邱俊者持節安撫江淮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興興烏程王儉姓系云邱騰光武初起禮於南陽歷二千石公卿遷大司馬卒塋烏程晉有邱國賓以才智不遂著書擬揚雄劉宋有邱淵之事宋文帝位龍鄉侯所著文集百卷南齊有邱仲起子震為晉平太守清廉自立又有邱靈鞠以文字著而其孫曰仲字齊永明中為國子生王儉見之曰東南之美復見邱生為山陰令撰皇輿二十卷南宮故事一百卷烏程有邱寂之一拒刺史王或行夜有鄧君章之風梁有邱師範以政事稱于梁史有邱暹以藻思見于文選唐則邱丹之詩齊名韋應物宋則邱崇之將略邱濬之文章表表於前聞者茲特舉其略耳近代瓊臺邱文莊公其名乃與同姓之先同諱蓋亦隘

于未考則譜謀之學豈可不講乎安寧州士人邱文
舉字鴻夫從余學三十餘年好修文博識余歸蜀又
請于文宗余公假期來省余于江陽半年始歸問字
于余余曰孔孟之正脉程朱之淵源皎于日月坦乎
康莊矣何假更贅余不能效驚世駭常之論以語之
何以荅千里負笈之意哉特為序其族譜歸之

送憲伯晴江杜公入賀 聖節序

國家之制諸藩臬上表京都者歲三曰冬至曰正旦
曰聖節冬至正旦以司屬官將之惟 聖節藩臬
二司命卿躬致重其事也乃嘉靖己未八月十日為

我 聖上萬壽虹流之辰雲南憲伯晴江杜公寔奉
賀表北上又便道過家稱觴于槐莊封君泊太宜人
雖三陟之勞而獲雙慶之拜萬里之遠而近 九重
之光維國與家既忠且孝兼得之矣臬諸鉅公命某
序其事某聞諸九崖余公云晴江封君家訓甚嚴且
懿教晴江鑒古法原樹綿固之道蓋在江湖而慮魏
闕其云綿固之道推之可以壽國信矣噫子之能仕
父教之忠晴江夙在秋官執法以得左遷而免無辜
之株蔓茹冤家學之傳信乎幸而 聖明洞微燭曖
光復增秩而翁與太宜人葉拱遙祝曰 聖主萬壽

錫類之永亶乎茲上都也以其壽家者而壽國歸省也又以壽國者而壽親况八月於卦為觀於繇則有孚下觀而化於象則省方觀民設教豈徒嵩乎三祝彌文而已紹曲江上千秋金鑑之錄效象山講歛福錫民之書以基他日登八座之崇級繼元凱之華勛咸于茲行占之矣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三

成都楊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序

南園先生集序

南園先生姓張氏諱某字某先世為江寧縣人以戎籍為雲南金齒司人先生自少生有異質既長就學秋試發解第一會試禮部考官見其文曰古文非時文也擬之第一而眾咸以中卷不宜居首選置之亞魁而其經義論策士子爭傳誦之以為程式拜官吏

部一時聲名藉甚與同年柴墟儲公瓘白崖喬公宇
一時稱首先太師公以文字相與莫逆某忝爲通家
子公特異目焉曰吾兒含好古文歌詩可使爲友而
通家之情愛甚早甚深甚久矣先生以少司徒某與
愈光同舉丁卯鄉薦比先生謝政歸歲時因愈光問
訊父執焉乃嘉靖甲申某以罪謫戍永昌得拜先生
堂下談議娓娓教誨諄諄所益弘多先生年踰八袞
考終愈光輯其詩文若干卷將鏤以傳于天下屬某
序且批選之序不敢辭批選則豈敢以蠹測井闕哉
公之文鑿鑿乎根于理燦于道而不爲枚葉之辭時
則宏博深鬱歛萬卷五車於格律近體中多錢善賈
長袖善舞先生嘗以二語勗某蓋身有之心契之傳
不亦宜乎金齒地冒夷名自先生與監司言始復爲
永昌郡而文藻彬彬比中州實自先生發之先生二
子曰含曰合皆以風雅論著聲名昭昭在士林古之
三劉三孔何多讓焉敢併及之

鈐山堂詩選序

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西園之篇謝玄暉文集盈編
祇誦澄江一句言詩貴精不貴多也某觀王右丞孟
襄陽開元詩人之拔萃而某詩不盈三百首羊生所

升菴遺集卷之三十三
四九
作當不啻是而流傳如今集一一皆精昔人所謂瓊
枝寸寸是玉梅檀片片皆香意其所自選也歷宋元
迨今日文人藻士於杜集猶選擇節抄而王孟之集
則無去取焉詩之不貴多也如是元老介谿先生嚴
公嘗以其詩集寄某屬爲選取走辱公之知舊僭取
三百餘篇以復公不謂然復柬封寄某使再汰之公
之不自滿假真有合於王孟之見矣敬擇其瓊枝梅
檀爲三卷安寧同知姑蘇楊君某見而手錄之以命
梓人並陳其因以傳諸後云

歸維集序

經義之文昉於沐宋王金陵當國時病詩賦之彫蟲
思易以聖經之訓詁似也而必拘拘以已著之字說
新經而致士習之黃茅白葦則其敝茲甚於詞賦矣
楊龜山出而建議去其敝而用其法可謂執兩端而
用中取一得而成美其制至今不廢焉昔張廷堅作
自靖自獻之義呂東萊取而編入文鑑與太極圖說
東西銘同科而姚孝寧之易義朱子亟稱焉是可以
古文時格異觀哉愚嘗謂經義至國朝而太盛例
之唐文亦有三變焉洪武永樂之初經經緯緯步步
趨趨如大羨玄酒清朝茅屋成化弘治之間體裁綿

密鎔鑄精深如齊匠斲輪郢人運斤迨及今日又以
割錦碎金之儁語質彼時師講麓之陳言如秦開蜀
道茫茫皆通李廣將兵人人自便故曰窮則變變則
通勢也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信夫蓋不變則不
新不新則不奇學者喜其新而謹其變愛其奇而不
戾於古可也 鳳岡姚公早以高才名家魏科膺仕
其飭備兵憲於江陽也政潤澤於烝民教波及於髦
士維此青衿錦帶之流咸得殘膏賸馥之及其舊著
經書義若干篇名饒雉集喙鳴者以為譽麗習者以
為程攝瀘州事敘州府節推王田徐子瑜欲廣其傳
於諸郡邑庠乃繕寫之而致梓焉屬慎引之於端維
公之大篇古制當別有編錄茲特其緒餘耳知言之
選有如子朱子者出其不以亟稱昔姚公者稱今姚
公也哉慎也不佞敢在下風

刻花間集序

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闕附見本集為百代辭曲
之祖其後太原温飛卿有金荃集成都李洵有瓊瑤
集蓋詩之外詞自為一集也其會辭衆家則有吕鵬
遏雲集無名氏蘭畹詞皆唐人詞二書罕傳花間集
者孟蜀之臣趙崇祿所集唐末五代之詞自温助

教庭筠至李秀才洵凡十八人中間韋莊則王建之
 相也牛給事嶠毛司徒文錫牛學士希濟歐陽舍人
 烟孫少監光憲鹿太尉虔扈處士選李秀才洵皆
 蜀之詞人而皇甫松薛昭蘊張泌和凝碩曩魏承班
 尹鶚毛熙震皆五代他國之臣得於傳誦者也此本
 余曾得於蜀之昭覺寺僧龕雜於佛書中後有陸放
 翁手書跋語其本最善江南之本則鼂謙之所校定
 今多行之蒙化世守知府黃山左君文臣毓文好古
 蓋自其父三鶴君積書之富等於古之鄴侯母熨黃
 山繼之惟晉帖唐詩之嗜罕徇馬聲伎之好觀其則
 此足以知其賢矣昔漢世之盛有白狼槃木之頌唐
 治之隆有新羅織錦之詩觀左氏父子所尚如此益
 用見 聖朝文治之廣且洽焉因東渟蕭生旭之請
 特為序而傳之

東阜三蜀兩遊集序

愚嘗誦魏陳王之詩云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
 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乃擊林而歎曰是可以言詩
 矣夫人之恒情塞斯幽幽斯怨泰至則為誹為訾厥
 咎悔命之曰匪貞通斯熙熙斯歡泰至則為流為宕
 厥咎吝命之曰失則故坦履之途難邁而中和之音

五十一

實希矣持此以觀之詩古今可知也昔之爲詩推表
山川膾炙人口於吾蜀者宜莫若杜子美之富且著
子美而下則宋之范至能陸務觀也三子之集大行
於今覆視其帙居蜀之作過半矣品格之間古今之
別姑置勿問且言其所值杜則流離飢困寂抑悵恨
故其言志恒多怨陸則流連光景肆情臯壤故其命
詞恒多歡若范公則分弓秉鉞開府行邊功建式遏
名垂不朽而又以暇日餘景採藻觚與文士埒能一
人爭勝其所題詠篇釋聲叶中和而調諧貞則亦其
時之遇也今大中丞儀封劉公比跡于古亦今之石
湖也觀斯集也吊古興懷則沉鬱而不懟晤言因寄
則取適而不流犁然性情之貞砉乎理義之正他日
與石湖集并傳無疑也行且和卿雲而歌晨露賡喜
起而陳風愆此又茲其基乎詩凡幾卷題之曰東阜
三蜀兩遊集東阜公之別號云

仙樓瓊華序

世守雲山使君丙午歲詩什題以迎仙樓稿本其地
名也月塢張翁易題爲瓊華篇賞其音英也乃因中
臯梁子問于博南山人曰二名其奚從予乃合而題
之爲仙樓瓊華復爲序引之曰介之說安始生哉三

百篇無初也楚國屈原始著遠遊厥指要眇雖廣成之言不是過至吾鄉司馬長卿嗣之作大人賦有飄飄凌雲欲企之意下逮郭景純之遊仙陳子昂之感遇其言飡霞倒景非世之境金膏水碧亦非世之物矣千載而遙時一誦之真若訪樊桐懸圃而友偓佺安期也郵鸞驛鳳馭風騎氣令昌容佐酒而聽子晉吹參差也彼亦直寄焉以舒其鬱而已若雪山今日奕世金紫爲國干城建昭毅之勲弘式遏之畧非有湘纍之放逐文園之倦游鬻仙之隱憂金華之抑塞也亦直寄焉以昌其詩而已欣太清而樂瓊霄抗塵容而走俗狀是裨謀之謀野而獲薛稷之臨滄而釣也其爲清靜寧一宜條理政之助不亦多乎班孟堅有言神僊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甯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益以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昭哉其見之旨哉其言之其誰知之使君知之予所爲不辭爲之序之

呂莘川蜀稿序

昔賢有云文章得江山之助豈虛語哉太史公足跡半天下而發爲史記王右軍縱意林壑而形於字畫

張燕公謫居江楚而雄於詩歌蓋扶輿之清英顯氣
草木之歲莠揆藻皆天籟之顯於人文者也吾蜀爲
西南山水之窟自古鴻筆駿發之士無不樂遊而旣
觀焉杜工部前後寄寓於川之東西綿漢梓閬忠渝
涪萬雲安夔子先後數千里篇章在蜀著者近千首
傳誦至今公之膏馥霑於三巴而江山之助公亦多
矣芊川呂侯楚之名士拜官眉之丹稜素握靈蛇之
珠不謂割雞之小自公多暇篇什載盈余在蒲江獲
見其丹稜百韻及蝮蛇行與唐人元次山春陵諸什
何讓焉及過丹稜觀清揚出蜀稿若干綺思煥發秀
句層出不獨一二篇而已豈非少陵大雅盈耳沃心
溢爲遺韻乎昔馬遷燕公未嘗至蜀右軍欲遊而不
果芊川名宦於此若峨眉青城凌雲巫山幸勿惜餘
工足之因序蜀稿拜寓此訊

內江科貢題名序

吾蜀科第莫盛於宋自建隆至德祐首禮部而魁廷
試者三十人終宋世三元六人而蜀之陳堯叟何渙
居其二考之晦翁同年錄蜀得百餘人眉州宣和中
一郡同榜三十三人成都楊景盛一家同科登進士
第十二人經元兵之慘民靡孑遺積以百八十年猶

未能復如宋世之半也獨內江一邑文風冠于一方
自洪武至今進士將百人舉于鄉者三倍焉少司徒
三峯高公輯為一編刻之以紀前芳而勵後學用繼
范金卿趙莊叔之盛此其筌蹄云

高義錄序

高義錄者紀卓菴周公修葺赤城方公祠宇也先是
龍田宋公已之宅突改壑潛溪宋公并建祠于墓左
又以方為宋之門人而曾侍于蜀邸時撫臺唐公
鳳儀巡臺丘公道隆暨諸藩臬侯公位劉公淑相趙
公淵張公鯤同請于成園得睿旨建祠與潛溪

並卓菴四君子為之輪奐旃幃焉海內衣冠與錦里
耆舊以為是與陳容之哭臧洪樂布之祠彭越古今
同此義茲高義之所為賦詠也昔尹吉甫之贈仲山
甫也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子曰斯言也吉甫贈
之非過情山甫受之無愧色余於茲舉亦云卓菴既
謝世其嗣人南棠周公恐先芳之湮也乃彙而刻之
是又揚芬襲美于無窮也語曰莫為于先後將何傳
卓菴有焉莫為于後雖然弗彰南棠有焉故余樂為
之序

餘冬序錄摘要序

餘冬序錄吏部侍郎郴州燕泉何公子元孟春所著也公與某同受業李文正公之門雖齒位相玄而以同志忘年公逝後其嗣人刻其所著此書凡十三集始終數千條卷帙浩瀚艱於流傳余乃摘其體要以就簡易凡二百六十條卷帙則仍題其舊嗚呼是足以傳矣余嘗觀宋史儒林文苑諸傳其間名人鉅公所著書目動以千百卷今皆無傳豈不以簡編重大之累乎著述之家可爲殷鑒遂併識于此

古今諺序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此夏諺之始見也晏子引以風景公兄弟諛閱侮人百里周諺之再見也周公述以雅棠棣二諺匪直諺也風也雅也嗣是太子晉公之引離聞曾子之喻苗碩左氏之壁山木孟子之說鎡基一經鴻筆遂爲駁談故曰道無往不覲言無微可匿信矣余閱崇文椽目有古今諺一帙今失其傳平居多暇采輯補之或曰傳稱諺者謂俗論也道聽塗說德之棄也今之所輯無乃近乎荅之曰不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本立矣詢于芻蕘可也采于葑菲可也苟本之則無懵前經而不耻末之是競隨謠俗而陸沉是聖門病由也之嘯孟子斥齊東

之鄙也予豈不知而作

滇池序

譙周異物志曰滇池在建寧界有大澤水周三百餘里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夫滇池即昆明池也其源自盤龍江來有九十九泉分注而下又名積波池見九域志余始表出之余友永昌張愈光含有詩云墨華龍繞積波池五色雲霞動海涯不有詞臣來絕域佳名千古更誰知暇日嘗與兩湖葉道亨泰在軒湖原學廷錄西巒簡紹芳同遊太華登一碧萬頃閣伏檻臨望滇池咸謂余曰太華寺之勝以此閣閣之勝以此池也使無此閣此池是木客山都所栖而已余深味其言近緝太華詩首節左思之賦標之以發來遊詩人之奇興藻思亦如廬山之彭蠡金山之揚子也

古音獵要序

予輯古音叢目凡四千五百餘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古音略取十之六亦既省矣猶病其窳要也又手錄其可叶之賦頌韻文者凡千餘字謂之獵要欲博知古音會合前數書以參互焉若臨文用古韻則此卷足矣夫何貴於古韻也貴瑰眼頰耳豈欲其鉗

喉慙吻乎譬其如文杯畫案綺筵雕俎匪王珉海月
土肉石華莫珍也若夫食馬肝膾蝦蟇君將志之

選唐百絕序

余嘗評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
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侶佛者莫如絕句唐
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及者也擅場則李
彰明驂乘則王江寧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
少陵雖號左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于對偶二則汨於
用事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傷生之書袋
而乏性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幾焉近
世有愛忘其醜者取而效之惑矣余友西醫簡子紹
芳選唐諸家稗爲百首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
珠茲則掇拾華山喻氏案清逸好義者損貲以玫梓
特請余序之西轡別有詩話及雜著若干卷蓋古元
真子江湖散人之流當有好事如華山刻而傳于後
云

唐絕精選序

昔洪容齋彙集唐人絕句至五千首中多孱入宋人
之作識者病其多且濫今世所膾炙惟章泉所選僅
百首識者病其挂而漏吾友張子愈光取唐人諸集

及小說偏記的然可傳者凡數百首爲唐絕精選視
容齋所集旣汰馬肝魚乙之累比章泉所錄又免驪
珠虹玉之遺蓋酥之醍醐香之旃檀寶之韎鞞竹之
紫脫乎愈光以詩鳴天下故所選得其三昧若此將
鳩中山之文本刻母哭之家林欣鵠題辭以詒同嗜
云

宛陵詩選序

宋元祐慶曆間詩人稱歐梅歐以著述之餘無窮北
與而獨推梅爲不可及評其詩謂如深山道人草衣
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序其集謂二百年来
無此作惜其不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薦之清廟而
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尊之也至矣聖俞嘗言詩人
寫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蓋以自况
而實無愧者方萬里評梅詩學唐人淡處元遺山評
宋詩曰諱學金陵猶有說更將何罪廢歐梅凡皆名
流之論如此愚嘗取而觀之示之久而齊其味蓋得
於陶韋者爲多脫揚劉之組紕陳黃之激亢庶幾得
中和之氣而近於性情者益信諸君子之非溢美也
近之談者輒多異論好奇矜高者則曰宋人詩不必
留目又不然則剿舊說曰歐公亟欲爲韓愈故力推

梅以比孟郊之二說皆過也夫宋之詩求其近古風人者宜莫如歐梅豈例以時代棄之歐公同時作者如林豈無他人必於聖俞借譽如此寧無所試而昧其識者乎何好談者之不察也若謂其全集有令人不滿意則盛唐名家自李杜外已然人不數篇理固尔耳長夏簡出齋閣因舊所批勘博觀而約取之爲二卷其的然可傳可誦者似爲無遺或佳句層出而疵類相掩者弗在同好者或有取焉嗚呼知梅者希選梅詩其不易哉

古音叢目序

吳才老嘗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二書皆古音之遺也予嘗合而觀之有三品焉有當從而無疑者有當疑而闕之者有當去而無疑者如舍之音署下之音虎馬之音母有之音已福之音偏見於易象不一二而足服之爲房六切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見于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此類當從而無疑者也朝一也既叶爲周又叶爲署爲除夜一也既叶爲御又叶爲灼爲液此類當疑而闕者也至若騶虞一詩既以虞叶爲牙而合駝爲韻下章又

以虞叶爲五紅切而強合蓬韻且虞之爲牙見於賈
誼新書騶虞之爲騶烘考之古曲則無求之方言則
背况詩之作出自一人之手韻自合用一方之音而
二章之內遽分兩韻是非古音也百舌之音也其爲
臆說無疑此類當去者也暇日取才老三書去其當
去存其可存又裨附以予所輯轉注略十之六合爲
一編大書標其目分注著其出解詁引證文多不載
本書備矣

絕句辨體序

梅都官金針詩格云絕句者截句也四句不對者是
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人
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也曰詩餘者憶秦娥菩薩
蠻二首爲詩之餘而百代辭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
其書而昧其名故於余所著辭品首著之云

詩新書駭虞之為編煇考之古曲則無求之亦
三章之內遠分韻是亦音也百舌之音也
原說無疑此類當去者也暇日取才老三書去
去存其可存又押附以予所輯轉注略十之六合
其書而林其公姓余所著韻品首卷之二
其二首然指之繪而百六輯曲之野也今士林多
而草堂五國刺效國之意少曰精翰音蘇秦楚書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四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四

成都楊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照閱

題辭 引 詮 說 書 牘

古音駢字題辭

古人臨文用字或以同音而假借或以異音而轉注
如嗚呼助語書之人人殊猗儻聯文考之篇篇異若
此之儔寔紛有條寮几間俗因隨筆而韻分之稍見
古哲匠文人臨文用字之流例云固亦萍氏之糟粕
師金之芻狗也或曰其細已甚如之何曰射者儀毫

而失墻書者儀髮而易貌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又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細云細云積則鉅矣

皇明風雅選略引

海鹽徐子選此詩凡四十卷可謂富矣余填於內弟
黃梓谷處見之借閱累日參較余所見近代名家全
集其英華標舉衆所同稱者多不在其中豈履狶每
况愈下之說邪因擇其尤僅得九十餘首嗚呼作詩
之難難矣未若選詩之難也唐之詩人盛矣如河岳
英靈光岳英華弘秀集篋中集極玄集又玄集皆唐
人選唐詩然不能一一犁然當於人心若三體鼓吹
又多細碎楊仲弘唐音近日盛行而所取許渾淺俗
甚多七言排律二三首尤可嗤鄙亦廁其中信乎其
難哉

異魚圖贊引

有西州畫史錄南朝異魚圖將補繪之予閱其名多
蹉錯文不雅馴乃取萬震沈懷遠之物志效郭璞張
駿之贊體或述其成製或演以新文其辭質而不文
明而不晦簡而易盡韻而易諷句中足徵言表即見
不必張之粉繪愷之醴彩矣異鄉索居枕疾牢營為
之猶賢聊以永日

題五馬登仙圖詞餞大理太守蔡弘哲北上

有引

虎竹魚金布紫城之化雨熊幡麟玉扇滄海之春風
歌廉度以何遙借寇恂而難駐旌擁東方之騎坐望
仙塵印蟠左顧之龜行露卿靄祥開玉宇喜豁晴嵐
瑞應金飈欣鳴爽籟登山臨水歛感宋王之長懷黯
別銷魂能忘江淹之短述雕蟲篆以覘愧贈言驪駒
在門敢告執御

經史指要引

光哲小學之書有錦帶紺珠蒙求童習兔園用性理
訓諸書深或傷于奧淺或涉於諺暇日因嬰孺戲劇
稍裁正之遂操派韻以為經史指要使口誦而心
惟又為之面命而耳提亦稍知蹊徑漸曉嚮往矣

題段氏節姬卷引

安寧段可立字與守分教于裕州無子娶妾某氏及
卒有遺腹子焉妾之父母不許其歸安寧妾堅志不
奪及歸其正室素嚴感而化之相見即以管鑰授之
郡人兩稱其賢段之友人丘鴻夫為卷求諸縉紳詩
文以傳段授易于余其存日見有宦家女新寡而移
天者作詩悼之云未抽蛾綠新墳草忍飲鴛紅合卺

杯其閑有家如此宜其妾之不負于九原也作段氏節姬二詩云

贈龔千兵詞引

慢藏負乘作易其知盜乎無情盡詞聽訟吾由人也
豈知桁楊之盡鉅覃柘桶之詩赤白探丸三捷不待
乎一月光明渾水四課先定於六壬恭惟千兵龍坡
龔君揮下貔貅世業彪虎英姿脫穎之才處囊而後
見絕塵之足歷塊而方知行將奏天子之庭立見西
將軍之印欲成雅賀請聽麗詞

江陽太守林湖山賀障詞引

庶富教之澤洽誕敷於千里朞月可矣政成不待于
三年獲上治民昔聞其語惠我得志今契其占賜金
增秩之兆先展采贄辭之庸後恭惟江陽邦伯湖山
林公喬木名家清規照水蕙蘭秀質峻閣摩雲遠有
源流如二馬二班之父子相輝華萼過三錢三孔之
弟兄墨綬銅章騰馨梅於大庾朱輪盤綬分符節於
江陽不圖無懈之州獲際畫熊之軾官常如舊士望
維新緬想此邦寔當孔道兩川襟帶風檣浪舶攸同
三蜀咽喉流車走馬交會况定星中耀揆日孔殷伐
巨柢於昭回禹貢首標於刻木倒勁稍於薈蔚周官

弘敘于梓材罄株送於鄧林輟店耕於周叻人謂不足公獨有餘空每戒于二東正常司于九扈官无匱後豈心計之徒勞氓不興嗟無頭會之橫取彼隣封之擾擾茲登臺以熙熙曾未挾于堯奠早有光於漢竹受知少宇特獎中臺心志奮於任初專體練於官久施張得要而廢墜漸興催科不擾而倉廩日裕譽命上逮惠心下孚百鍊莊倪怵弗自制七襄鄭粲允叶衆言揮萬字飲千鍾不忝文章太守薦三花裁五色行徵金紫俊人詞寄遷鶯意申賀燕

詮

李氏元素字詮

前渠李公簡示慎以其四子之名屬爲字之長曰元素次元白元生元一元素爲歸德府學官弟子廩食于庠餘則十稔下上矣未冠姑有埃徐徐云焉愚請字元素曰繪工周官繪畫之事後素工素以爲絢衛詩所以風也繪事後素聖人所以教商也素之爲繪大矣哉而工非微之云也於文上畫爲天下畫爲地中豎爲人三才備矣書曰天工曰百工皆是物也工云工云微云乎哉或謂余曰茲則善矣不爲諸弟地乎曰繪曰工胡可復哉余曰余操觚時有臆說矣昔

唐五竇常字曰中行牟字曰貽周庠字曰胄卿群字曰舟列鞏字曰友封名旣以懸針垂露列之字各取義揆文無害爲同氣也余恒以爲士族取字法劉向曰置宅名子可以觀士前渠公以之鄭條之言云名以思義見名即知字字以表德見字即知名繪工其勉哉慎也曷足以荅前渠公雅意邪請以五竇例之公種德樹烈於先諸郎祉美衍祥於後又見蟠根之蟬媯邁聯珠之閎閱矣走也耄矣公其裁之

說

男女脉位圖說

晉太醫令王叔和有脉經一書其文高古其言簡奧淺儒讀之尚不能解况醫流乎近代有高陽生者變爲韻語歌訣以便誦讀又恐人之不信也乃嫁其名於王叔和後世不惟醫流宗之而儒者亦以爲真出叔和之筆不敢非也不思西晉之世豈有此等文體哉其書爲韻語所拘語多牽滯理或不通即以男女左右手脉之部分亦分析不明醫人遵用之其誤多矣夫脉部誤則診必誤診既誤則藥必誤藥一誤則殺人不知其幾千萬矣惟褚氏遺書有平脉一篇分別男女左右脉部甚爲明析而醫家罕遵用之蓋惑

於高陽生之謬說沉痾不可返矣往年予外方友飛霞韓懋遵用褚氏平脉以診婦女十中其九且又為予言子試以素問平脉病脉按男女脉部如褚氏說而診之自可以驗因歎俗書之誤人也久矣予在滇南枕疾歲久岐黃雷華之書鑽研頗深蓋亦折肱而知良醫信非虛語因表章褚氏平脉一篇又繪男女脉部二圖刻而傳之庶乎庸醫之門冤鬼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樂聞而快覩也

書牘類

與蜀當道書

啓為遵 恩詔護封營以敦勵風俗事慎聞過太梁者恒封植於信陵游九原者亦流連於趙武秦主符堅氏羗也而能厚卹晉周虓之喪李木曾弼元臣也而能立碑宋范鎮之墓殊代異類尚猶知崇况今一軌文明之世三尺昭融之時乎寒家先塋在成都縣北門外二十里許正德癸酉 欽差郎中張元電勅建塋域享堂所占田地一石二斗六升合奉例蠲除以兒子幼弱未能料理嘉靖戊戌年奉 詔書內一款大臣墳墓所在有司撥人夫二名看守免其差役亦被里胥蒙蔽不行至今嘉靖三十二年成都縣不

察此例以一營稅糧派甲首一名於寒舍切思大臣
墳墓不行蠲除稅糧不撥人夫已違 詔旨矣又加
以甲首不亦太甚乎嗚呼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
恤巧愛子及室先太師歷事四朝功在萬口既不能
庇其子孫又不能庇其丘壠芝焚而蕙歎世之為善
者亦悚懼夫危死而孤悲大臣之當位者亦寒心矣
寒家自先人謝世後奴僕數人皆次第逝去今又加
之以此榮榮弱子有乞食而已必將為碩鼠之迹鴻
鴈之流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見也昔者羊舌有下
泣之仁郈成有分宅之義近者中丞東石戴公大巡
吳臯喻公下異書於有司修葺先人坊牌亦羊舌郈
成之風矣前芬未遠踐跡匪遙臺下於先人之愛豈
下於二公恐亦未知此情而有司妄行于下也如蒙
批下有司改正之甚矣或拘成案憚改即以 詔書
內撥人夫二名免此年甲首令本家自行看守尤為
省便則遺孤無隕霜之歎遐氓離束濕之災而先太
師九泉有知亦思結草之報矣

神水泉有映在思款乾之勝先朝功在
管野俱遊羽舞
內氣入夫二公此年甲首令本來自行香字以
林不肖信如五之甚矣茲昨以樂對如明以
不於二公感衣未味出計而育同是吾子不凶
必之風矣前卷未盡起想與臺下效去人之
是事公不異書於前同外書於人故賦衣年舌賦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五

成都楊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書跋

與同年書

奉別左右今三十年 執事年踰耳順而不肖又加
三矣松栢之姿經霜逾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古語
云然而今也驗之矣甲申之秋受庭杖者再髀間痕
跡磊磊每天陰痛不可必近來尤劇加以目昏足軟
左臂已不能持朝露溘見近在旦夕賤眷在蜀亦病

九者遺集卷之二十五
七十一
痿不能回戍在滇居者一妾生二心皆幼弱一旦奄
忽輕于鴻毛險途二千餘里賊寇櫛比虎豹縱橫而
舟楫不通人力又艱死者為滇海之遊魂生者為異
域之乞丐必矣有一可歸之策敢以為告走發戍
明旨有永遠字樣凡軍政條例年六十者許子姪替
役屢陳于軍衛及當道皆唯唯轉相推調蓋近日士
風又比十年前大異矣不思走之議論不合止羅峰
一人耳今介翁在首相斯文極厚者亦欲走歸而難
於顯言昔羅峰在日歐陽三崖臺檄令還亦無他虞
比之今日難易頓殊矣聞巡撫鮑公乃年兄受
業門生乞念異姓骨肉之愛詳作一書與之令照軍
政條例放歸得還首丘之願一子留滇於情法兩盡
矣特遣人往惟速賜華札更得特遣一人來滇促
之必見成事而後返斯得實受其惠死且不朽矣今
之交遊動輒以前恩詔相寬慰有深知京師機
括者云將有冊立言路必首以此為言雖意在寬宥
反成沮滯前此已有覆輒決不可望矣高明幸俯
念之力疾執筆無任隕越南望之至

與巡按趙劍門論脩海口書

近聞復脩海口走嘗以為過矣脩海口之例何始乎

請言其始弘治中海偶涸露地若干頃有方給事者
滇城人也利其地可田因請于巡撫陳公金以為已
有其田稍廣一姓不能獨耕乃轉賣于人因起科焉
以為永業是非海水侵民田乃民田侵海水也後數
歲海水復舊而所墾之田淹沒乃羣告于當道而修
海口之說興矣庚戌之歲大興此後夫之數以二萬
計銀之費以十萬計謂之一勞永逸董役之委官督
工之猝職無不獲重利而四州八縣之民勞悴瘟疫
死者以萬計臭達于數里不圖今歲復有此役也安
寧之民往年曾奏訴于九重得旨特免之其三州

八縣之民財罄力殫於元江之徃剥肌椎髓極矣乃
相率欲援安寧例裹糧北走謂因昆明數百畝之田
害三州八縣萬口之命借曰斯役也憫民田之淹也
今海已涸矣田已出矣復修之何為者哉乃二三武
弁投間置散者欲謀利自肥而倡為此議不幸而誤
聽之使彼尅削丁夫之碩直乾沒椿木之價貲豈恤
萬口嗷嗷衆怒難犯乎武弁之心如谿壑不可滿利
歸于身怨叢于上此誠鄭國之蠹尾昭陽之蛇足也
執事涖滇一年止送迎節廩食却鼓吹省徒隸無
非視民如傷之盛心節用愛人之美政今日之舉無

賢不肖皆知不出 臺下之本意走蒙 左右鄉井
之愛踰于常分故敢犯君子出位之愆啓告于下吏
願推愛昆明百姓之心以愛衆民以聽湏城一方之
議俯從輿議憫民勞而小康之順人心而亟止之乃
無偏無陂之王道不泄不忘之平施矣孟子云徒取
諸彼以與此且仁者不為况以有限之財決無涯之
水謂之何哉禹之治水順水姓也若梁武帝聽王足
之言立浮山之堰喪人命以數十萬王安石欲涸梁
山泊為田劉貢父諫說之不從竟為後世所誚今之
海口無乃似之狂言縷縷惟 怒之勿宣

與雲南當道書

走也久叨 德譽未奉 顏誨神交久矣今幸輶車
采滇乃承 先施之愛感刻何極情事之大敢以陳
于聽 聞走謫戍于此二十九年矣原奉 旨有永
遠字例當依期頂補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有子
而壯可以替役也 批下永昌衛自可依軍政條例
使走得歸骨于首丘仁人君子再造之賜也捨此幾
會必無歸期而兩目昏眊四支不仁諒溘先朝露不
夙則暮身葬蠻夷之域妻子為乞丐之俘亦 仁人
君子所不忍也走之所仇怨者張羅峯一人耳張已

物故而當國者。介翁極相憫念，必欲使歸此至順。至易之事也。前此羅峰在位，而歐陽三崖抗疏論救，使歸襄事，亦無他虞。况之今日，難易頓殊，故特哀鳴于左。右此在律例，皆合幸俯賜曲成，萬萬。

荅李仁夫論轉注書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於啓誨之乎？敢無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據以為定，若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為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愆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為字為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

皆通也如天之字為天忝舔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
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舔鐵三音皆無
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
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為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
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生於若木故毛詩
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
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為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
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為字應影映役
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為字中種仲竹亦如之
此類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
可變為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變之義者
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
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
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
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
楊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易詩楚辭哉
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
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
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
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為其書窮萬籟之

音不足為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為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間亦不屑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鷓鴣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于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呼天為鐵名日為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為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囚程文之士習語錄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搜遠紹為玩物喪志束書不觀為用心于內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强者攘臂聽予此言也寧無夏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于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芎毛詩之陞音戲古音有在

于是特未押于句抄爾譬則縑縠之未裁翹襲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為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為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蓋在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其繆音誤解改而正之單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說雷同也或曰予之古音遽之合昭韻賞取王岐公銘詩矣下是猶一二曷謂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遽合韻祖于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大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忽古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薦杯盤洞庭張樂廢葦籥塊桴而進琵琶箏箏也亦必不稱矣或時于賦頌用韻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解瞠然不能荅也是不以為鈎深致遠之淵而以為禦窮副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子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于邑許製書序更冀速成翹首嗣音以日為歲時有目青不獲手書

寄嚴維中

讀所惠奉使新什壯遊遠覽英詞秀句執玩反復不能去手既欣然以喜復悵然以思信睽違滋久懷戀滋深也抱病索居三年於家寡儔鮮侶誠如空谷乃獲金奏琳鳴之音洗村鼓島笛之耳深惟鄙人厚幸何以荅高明猥愛乎輒索荒淺無述云云非敢似之作者用舒馳情焉耳

跋

跋受菴文冊

受菴周子云莊子云是古人之糟粕也其不可傳者死矣夫道固非簡帙所能盡然其不可傳者固未嘗死也是莊生之繆也此卓識名言也愚請衍之書固不盡言而古人之言無書曷考言固不盡意而求古人之意匪言焉探究而論之立象將以盡意而意亦非象可盡默識者當索於象外繫辭將以盡言而言亦非辭可盡超悟者當啓於繫表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古人之可傳者不死端有望於默識超悟者乎非默非超雖古人與居亦頃冥不靈而已是斲也夫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跋兩山來公詩刻

此兩山來公題寺壁詩也公為浙之蕭山人諱天球
仕為陝西按察使往昔正德壬申征蜀寇監軍至保
寧式遏暇日奏凱將旋留題於觀音寺法堂之壁詩
既清新書又奇偉後四十有七年為嘉靖戊午公之
外孫餘姚邵公某者以蜀憲臬開府川北署在保閔
秋中八月因聖旦隸儀至寺見其手筆動寒泉之思
興逝川之歎乃臨摹廓填剗諸靈陶又思字鉅幅闊
艱於手授目閱爰蜀慎書于別岡慎惟君子之思必
成文盛德之後宜有紀古之人所以重於傳遠而傳
云傳云易女乎杜征南序績之碑一樹山搯一沉
淵湫以虞陵谷之遷用意良深而鮑溶有襄江未陵
魚龍識字之嘲此蘄傳而弗傳者也若黃文節公書
南極老人四字于戎州堪岳而李文簡公讚之云日
星昭垂忠孝心画趙忠簡丞相題武夷山有江月不
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之句紫陽朱夫子大書
天風海濤字以致仰止之懷此不蘄傳而傳者乎嗚
呼兩山公此詩一時湧興矣有異於傳哉茲湮久而
遇裕里公表出之又與楊惲於太史公王弼於鄭康
成古今合轍是可紀也慎昔謝病還蜀道出長安獲
晤公於城外之東苑公曰此地即杜工部所詠春光

淡沲秦東亭之地館子於是良宜耳言猶在手跡獲
觀懷舊之蓄念景賢之幽情亦已深矣公以才略名
一時而重士林懸車黑髮耄耆考終有子甲科趾美
慎昔聞于同寅太史亶爰江公道公嘉言善行歷歷
為多當有銘德豐碑傳信郡乘茲特詞墨之一節故
不能悉云

石鼓文跋

石鼓文之表章者始于晉王右軍唐章懷太子賢虞
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蒙徐浩
杜子美韋應物韓退之宋則薛尚功楊文弼蘇東坡
黃山谷張師正王順伯王應麟趙明誠鄭漁仲元則
楊桓熊朋來吾衍潘迪周伯溫皆其發潛揚耀者也
近閱宛陵梅聖俞詩又得此首詩中稱雷逸老日暮
月傲錦裝軸藏又在韓之後蘇之前亦有功于此矣
故錄此詩并著雷逸老之名姓無使無聞焉

梅花賦跋

右唐宋文貞公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清便得徐庾體
作桃花賦以擬之至宋世已散逸不傳史繩祖學齋
估畢恨其未見慎既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
六一公謂姚宋不數於篇章豈其然哉姚有月詩口

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五
八十一
箴宋有此賦既足名世矣大抵古人事業自學術中
出彼伏獵弄麈輩宜其為宵人之歸與

跋山海經

昔者吾友亳州薛氏君采雅以同好相過從數焉一
日廣坐中君采誦文選山海經相與訂疑傍有薛之
同官一人顰蹙曰二書吾不暇觀吾有暇則觀六經
耳君采笑曰待有暇始觀書恐六經亦不暇觀矣余
為之解曰某公之言亦是六經五穀也豈有人而不
食五穀者乎雖然六經之外如文選山海經食品之
山珍海錯也徒食穀而却奇品亦村曠之富農苛詆
者或以羸特老羝目之矣合座為之一笑退與永昌
張愈光述其語愈光贊之云觀文選如食熊膳極難
熟而味雋永觀山海經如食海味必在飫醉之後枵
腹則吐之不納也二書非宵三肆朝百誦不得其益
今或披之不盈尺讀之未能句號于人曰我嘗觀文
選山海經亦目食之說耳某公之不觀信不自欺者
乎此雖一時戲語而要亦有理追思昔遊忽已三十
餘年君采九原不作矣愈光隔以千里因錄山海經
補注紀其語卷尾

者趙曄之著錄也公之高文古製大雅正音迥邁時
流而追配古人此其細之細微乎微者然比之齊偕
艾子夫何遠之有

江陽彭氏醫錄跋

醫豈易言哉內之則心之仁見之灼察之精外之則
祖之炎鈞之素摛之難深識陰陽風雨晦明之氣候
洞曉金石草木蟲魚之性情未易以言也江陽五巒
彭柟氏其殆庶幾乎五巒自少敏悟業儒孝友純篤
改業於診劑布澤於湯液鯁鯁馬匪三折而三世駸
駸乎百發而百中焉其居當城中達道少岷曾公名

其居曰衢軒余題其藥寮曰交讓名其井曰嘉泉馬
湖少邦伯目為江陽名醫各有記有篆有名郡之飲
其惠而訓其德者寔多文辭五巒彙之鉅于梓又擇
一方者濟之四方求余跋其書余觀宋待制長樂林
公希云閩中陳氏子承少孤奉親江淮間閉門蔬食
以為養君子稱其孝間有奇疾衆醫聘貽不知所出
承徐察其脉曰當投其劑某刻良愈無不然者然則
承之學雖出於圖書而精識超絕茲二者又安能域
之哉余謂林公之言稱承之孝而後及其術之奇甚

矣彭子之似陳子也孝弟為仁之本醫仁術仁存于心自有通于神明者昔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余亦謂求名醫于孝子之門無他仁心之推也欲知彭子之醫之精而不本其孝可乎哉

索靖月儀帖跋

索靖月儀帖其目見于宣和書譜淳化星鳳潭絳諸帖不載汝帖只數行而已同年太史王宜學為余言秘閣續帖載有全文而恨未之見往來于懷者三十餘年嘉靖壬子春二月於滇南書僮購得之其帖每月二條計當二十四條而逸其四月至六月六條存者十有八條中有缺字十餘無可考矣書辭皆敘契濶道別離之謂其曰信李蔗蔗稍為難解晉人謂寄書之人曰信李古文使字見于左傳疏此所謂信李者即信使也語意亦古不獨字畫之可珍而已軸而匝之時一展玩以為陋室之鼉采虺芙云

枯樹賦跋

右唐褚遂良枯樹賦名帖也安樂公主以右軍樂毅論幃卧屏此賦裝跗宋朝有拓本久而漫滅近于滇中得之乃摹以入刻

書漢雜事後

右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鳥
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
亦有漢雜事而畧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
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妯入后燕處審視一段
取為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冀感赫震人猶得續選
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
余常搜考予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祿收束微如
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
聊志于此用塞踈漏之誚

毛伯敦銘跋

右敦銘歐公釋文多誤以鰭為乳尤畔理薛尚功釋
鰭作曠深充見也鰭字石鼓文有之而東坡釋以為
番亦非舊在京曰見永嘉林生翔之釋作曠與予見
合今又得薛尚功毛伯敦銘為證鰭之為曠無疑矣
但曠京似不通宜從歐釋京作商蓋周初定商時語
也

韓城鼎銘楊南仲釋文跋

右楊南仲釋文并說其辨博真有補于書家其曰古
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今按石鼓文旭日杲
杲但於旭字日旁作二點此例又奇不獨西夏字旁

而已也釁字之辯尤當古有釁字說文偶遺之而除
錯便謂釁為俗字只當作媿不思說文雖無而韓城
鼎秦鍾銘則固先于說文矣其可廢乎

折里橋記釁字跋

今按釁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釁之韓信傳釁
兵北首燕路趙明誠金石錄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釁
來又云辭榮釁拔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作潔借
作濕字用嘲潔謂潮濕也慘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慘
亦作操之例乎慘謂乾燥也言去濕而燥就也以假
借之義訓之亦通

刊二皇甫詩集跋

慎早聞詩於李文正先生曰唐人號能詩者無慮千
家其有傳者百餘集而止其集可以諷詠興觀難以
章什拈摘者自李杜外雖高岑王孟固有憾然矣又
曰選唐者凡幾人雖精駁相出入然而良金美玉人
共珍拾未有隱焉者也慎周於是言則取唐集之存
者披之其的然可傳者昔人蓋嘗表之矣棄餘雖富
平漫實繁山林遐遠篇籍罕具者不必以未見為恨
也河中劉潤之苦勤聲律於唐尤數數者近輯二皇
甫集將鋏布之吾觀二子生實伯仲故調亦雅似時

升補遺集卷之二十六
以方張景陽孟陽然然二張集吾不見其全矣跡若
是者去見二陸烏評者舍陸而稱張知儼倫矣嗚呼
二陸之集自昭明選外無留良者况又其曲乎吾於
是安得不重有感於文正之言也

古音獵要跋

古音獵要凡七百十二字見於易象毛詩楚辭者止
注其出處有辨證則稍詳見於韻補者止引其出處
之目有改訂及增釋則詳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又病
其浩繁乃作稽古錄又作目錄提要詳畧皆有意皆
不可廢也予于此書雖不敢妄擬前修而亦不可謂
無意矣

贊

原暉字讚

蜀藩賢王以原暉命字遠奉

睿教為衍其義而敬韻之讚曰

參井重光挺生天人斤斤其明日日其新其明維何
燦章坳質晉以自照濟以暉吉其新維何燭翰煌屏
遵以楹篆奉以盤銘原之言重暉之言光萬邦之式
千世之祥長發其祥光遠以曜逸史司箴敢告輔導

魁星讚

升菴遺集 卷之二十六
天有魁宿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地有魁阜伊闕龍門
河津畝口天地儲精倫魁乃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俗傳魁星讚托名於文山公鄙俚之甚乃作數
語易之亦所以追讚文山地

倪威遠像贊

出而從仕則為儒為紳匪直為儒紳且希良希循歸
而幽居則有子有孫匪直有子孫且學武學文齊龍
雙於愚谷遊鹿豕於羨門戲述祖乎虞初九百寄興
溢乎觥船十分茲其為倪氏叟東莊君乎

倪江村小像贊

詩不云乎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好合和樂父母其馴行遠自邇而荒憬登高自卑而
嶙峋子知之乎右野可隱而受廛亦可隱登高有春
而他山亦有春何必驚濤鯨浪而為江鷄峙豚柵而
為村子知之矣業計倪而猗頓希宋清而岑倫視鴻
儀而師保勿龜鏡而塏塵

楚雄太守愷野祝公遺像贊

祝公名弘舒温江人守楚雄有異政郡學久無
科第公親為講解課試未久有傳臚廷試者自
後科名相繼安鳳之亂公嚴城守談笑却之賊

遂不敢西公既去人思之不忘祀於名宦祠矣
諸生被其教者家繪一遺像拜之謝君讚公之
門人也出以示予為讚曰

內蘊神明而言若不出官藏兵甲而體若不揚吾辛
未一榜之循吏實楚雄四守之最良盲人才則破荒
解而英科蒞榜除戎器則遏寇亂而金城湯皇合政
學為一轍驗文武之同方聞其名者斗山星鳳於檀
野被其澤者尸祝社稷於桐鄉也

楚雄四賢守曰朱
公朴及公
為四也

四知圖贊

關西夫子漢上卿矢魚之直夷之清四世三公耀青
史阿對廬兒亦有名君不見黃金無脛走更疾錢神
曾畏魯生筆茂才何須暮夜來如今白日皆王密

懿卿字温淑

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戴媯有子詩人所珍字希衛風
名襲坡老屏擁鳳雙莫不靜好

艷雪字穠華

維雪有艷梅薰柳染靜飾豐容流風回剪

香雪字芳華

維雪有香轉齧知因風起絮謝女攸宜

升菴遺集 卷之二十六
箴

節飲食箴

古諺云病從口入言飲食貴節也斯言雖小其利博
哉今市井無賴飲食之人相勸乃云肥從口入此餓
鬼之言其害不淺不幾于一言而喪身乎作箴以示
兒輩

古之飲爵亦彛象舟過之則溺淺之則浮古之食鼎
鑄以饗餐戒其無厭制其沉湎山下有雷其卦曰頤
節飲食一言以蔽之膳夫司舉敢告食暨

銘

鵝硯銘

其石似甯戚南山之爛其形肖右軍黃庭之換其贈
分南坦錦囊之珍其用為漢池研朱之硯

茶窰銘

粉槍末旗蘇蘭薪桂殷宵茶星下燭仙躡

酒壚銘

贊夏宜春瓊蘇琬液炤景下之化為醉石

祭文

祭余草池文

公之與我屢世通家既締膠漆復聯葶葶公材秀餐

早茁蘭芽連捷兩榜譽重三巴吳房出守滇海乘槎
外臺司憲威稜遐遐時有夷寇元江紛拏公不懼懷
赫怒鎮邪令嚴羽檄士皆兔置有夫中阻志十共嗟
慎也遠戍弔影天涯公勤慰籍日枉輶車題襟倡和
雲藻天葩竭來故里林壑情賒西池夢草東山醉花
屐穿窈窕詩徧餘衍樂耽畢局昵却等琶魚灘釣月
蠶嶺滄霞方約晉襖忽聞曾鬘龍蛇歲在鵬鳥日斜
奄忽乘化何其速邪公與余弟鳳策聯華生契莫逆
遊跡靡差誅公德範光胄炫閣懿公群嗣名駒渥洼
亦復奚憾全歸孔嘉郵辭以奠有悼匪誇

祭邢無敏文

嗚呼吾友無敏卓犖驚俗之談超邁不群之志思齊
希古之勇隆師親友之懿或被以楊凝式米元章之
名亦何傷乎陳元龍成文學之氣期抗必往以千人
乃局促乎一第竟齎志於九原不呈才於小試豈五
勝王囚之有數抑萬象造物之無蒂邪薄言一奠潛
焉出涕嗚呼悲夫尚歆茲意

祭蜀王文

惟蜀開國實自洪武粵亢九宗是曰獻宗銀潢澄
清雕芴挺英磐石庸固本枝以成歷世載德黃中襲

美東平之文河間之禮亦傳而七益大以光江漢流
聲參井發祥於昭丕顯啓今 哲王維 王之生西
南之屏宗子維寧其寧惟永繩祖承考堂構長春克
岐克嶷旣孝旣仁有隆 帝眷禮數亦異朱服斯煌
紫泥攸暨推恩左右輔相之賢金紫照地承寵自天
嚴霜夏零炳月宵蝕諸侯之喪哀動一國訃聞當宁
輟朝有詔萬金襄事五王遙悼旣遊慧水兼引法輪
談扇猶在鳴琴尚陳楚詩遺什沛易失繇兔園逸魏
象船塞漏威鳳翩翩寶視盈桓青鳥喙喙寢成孔安
蓄思含毫傳芳酌素沉礎則貞玄泉無曙

祭蜀王文

惟王建國西南名疆江漢流潤參井發祥有開其先
實惟獻王磐石之固藩屏之良光嶽呈瑞雲漢為章
天下稱首莫之與京於懿六葉趾美重光手不停披
學如弗遑鈞河擿洛窺虞誦唐楮揆天葩頴揮月芒
景行先哲炳若見牆專門髦士驚猶望洋玉藻葳蕤
金薤琳琅湧蚊監螭翔鳳翔凰河間可配平原詎方
皇心簡在 帝翰褒揚曰忠曰孝宜壽宜康春辭
璿夢星隕銀潢環巴遏密闔蜀悲涼慎昔奉 朝命
恭祀連岡獲拜袞舄得望珪璋桂山飛蓋竹園賜觴

清塵雖隔德音敢忘升段聞訃實涕窮荒寄辭以獻
微衷異將

祈雨文

戊午五月代作

五風十雨恭祈豐穰之微七戒三齋敬遵禁雩之禮
下陳民瘼上異神休邇者亢陽為沴雲漢軫憂山川
滌滌蘊隆蟲蟲孰慰兢兢之念小字蹻蹻老夫灌灌
共歌板板之詩定之方中梓材云急取諸大壯汎舟
寔殷八政首衍箕疇九農跂望解澤於茲孔亟矧敢
怠皇泯也呼嗟怨咨再三宜憫其窮而甦其困神乎
聰明正直而一恒居之高而聽之卑石燕商羊叶鶴
鳴於埳猶龍鱗螺解散龜拆于夬心潛天而天濡玄
功于頃剡曰雨而雨鑒丹誠于北京以永江漢朝宗
之思庸裨井參拱極之應惟神其聽之

書太史升菴先生遺集後

太史升菴先生英達夙就竒挺間世弱冠登朝褒
然而為簪筆閨閣之臣即已振苞丹穴揚彩紫宮
家有賜書目無留閱閉門距躍名山石室程其期
下帷耽精圖緯丘墳涉其趣薄生人之常戀營不
朽之素業自結繩闕象鍾旃幡信以至曲議卮言
靡不糾舛釐紛剖疑釋結衆難獨易遇塞俄通蘊
既川輝騰亦林蔚朝華秀夕丹霞之氣舒焉寫物
類倫黃鍾之律望焉斯乃扶華轂奉凝壑投分乎
北里南宮之交勞謙乎長劔危冠之侶盱衡而考

雋抵掌而論烈未鉅竒也已而激厲至精獻納失
旨禦魑荒服輸校瘴鄉謝榮輪蓋之塗即辱橐鞬
之伍

君恩靡故去國魂銷門緒不昌辭家念結昔張敞遠
馭繩墨猶謂無竒越石自傾軫張不復屬意何者
心靈以駘蕩呈妍神理以淹抑坐塞昏明之共術
古今非詭趣也况乎長江楓樹逐客感而傷心毒
霧沾鳶毅夫由之隕涕而能飛聲不翼造響無端
沉着柔澹之思益妙於衷鉅麗宏衍之材並裕其
外嚴霜被葉朱桂耀子炎洲飛雪載柯青松繫於

昆野潤被金石瀾翻霞海風雲應機於操觚靈竒
盱眙以赴節借景者傳隻字之珎摹跡者貴三都
之楮或方四傑未足多焉豈非國香不以異植而
輟芳徑寸不以淪淵而韜采乎故曰天授信非人
能若乃梁生五噫於舊京張子四愁於名岳澤畔
有怨蘭之作長沙著賦鵬之篇或抗憤以失平或
傷悼而自廣至使五帝折衷咎繇聽直何其悁與
先生則委命夷曠捐已琴廓九死而冲度不撓百
折而委懷自若散藻多自然之文著書無當世之
議中原有菽不掛于譏南山種豆無櫻其慮自非

通方大略幾於道者未足庶也卒之白首沉困匏繫四十餘年丹旒飄搖櫬歸五千餘里迨夫

世廟遺綸召用言事諸臣而瘁葉先凋逝川無待矣嗟乎悲哉何大弘善貸之獨逢塵洗天波之不蚤耶所著盈篋充箱四方傳梓亦夥先是蜀

中丞張公

侍御宋公已穉藩司彙刻全集先生孫符卿君司隸君復搜笥之所遺若干卷俾修覽閱銓次以應

今

司馬督府王公之徵授劄氏夫樹風表藝上發

西川之菁下振肅成之化斯舉最為有光而楊氏之祖德孫謀傳盛彰美併足羨焉修生也晚不廷覲見先生茲得託名簡冊亦稱幸矣是以不辭蚩鄙識其所以于末

雲間後學王尚脩頓首謹識



...

...

...

雲間對學王尚俞賦首藝編

彌熾其福心亦求

購其決主茲野陪各蘭田亦樂幸吳長以不精

之賦與經斯新盜薄美稱且莫為勿主也無不

西風之聲不致清風之出機舉者多有出而然



